

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刑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改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與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發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勢之數既多貌然南征北伐幸垂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忠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大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運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遺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佈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黃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治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逆責人才日以闕耗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存於陛下乎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舉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累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開基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鏐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及張形勢而事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園矣一隙之地不足以容萬乘而鐘鼎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絲桑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中原已衰之士而欲城南習安春秋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任往

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玄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自餘年而晉氏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安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迥姓名於上國者如長星之相望現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秦盜出沒於其間而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愛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安方然未有偏安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滌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居唐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毅有謀開墾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虛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天蓋北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降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向北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造六十年一變陛下不可不慮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者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古之志派卒之變以推極昭皇帝而道也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抵頭項手以謀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下之不暇慮用臣於是服陛下之心明陛下厲志復讎臣以對天論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陛下以昭臨羣臣一偏之論此仁愛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惟是以忘其貶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舉陳於前豈

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神放故事召令上殿將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觀知之將見亮亮取之論坦而遺親以其不諳己不悅大臣尤惡其問所欲言皆落落不乃有都堂察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恭惟皇帝陛下屬志雖不肯即安於一隅是開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家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齎沐載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面大有爲之賢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持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動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公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鍊雖不復知驅馳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服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熱爛塵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言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反藝祖之本旨而西馳聘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蓋漢江而歸日落晚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土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濟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濟濟問而嘆之即徵狀以開事下大理答亮亮無完膚証服爲不軌事問者宗知爲亮亮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則其庸于其亮遂得免家居無何亮家僮人于冕適被殺者嘗辱亮亮父次尹亮父子由亮問于官答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因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承相准知帝欲生

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古今之同異原於心於物誠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辟而盈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室之陳養爲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走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習勇開拓萬古之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命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即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非常之計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恰以和議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崩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壽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日監國行日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事也高宗與金父兄之變不能以報之明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儲謀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賞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邪哀祭之辭寥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儻以大義爲當正軍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業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言哀哀內禪不報由是在廷大怒以爲怪怪復是鄉人會宴宋胡椒特置亮亮戲中蓋村裡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身已入大理會官與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復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結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文詰問其罪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天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竊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星在位二十有八年之間享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德而問安視察之餘所以察難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

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勤兵亂事慶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數日惜有不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奉國公所有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象圖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雜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藩祠者罪之沉係于江會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論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懸服累官知漳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日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萬士朝費多以書託之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醵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詔詔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道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戶填明審罰宣布德明即然

如平時從知廣州選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漳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溥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館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僮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樸溪集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湯漢 何基 徐夢莘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干中皆知名當時

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庫府庫也則不當私殖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念而親奉私私於羣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下畏天威下恤人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嚴敵敬心既不敢盡馳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威人言既以玩熟而貪濁兩國賄賂無厭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得四下而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藉羣瑞之勢徹清都之達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慎私以為數月之內也陛下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糾網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強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洋溢而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何裨哉引試館職還補書省郎官太子冠差克太常博士引官贊受命進冠履詔令太子拜謝升祀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強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平功福州守史高之泉州守謝道名為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遷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名為高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人奏願下端本

光明洞達已盡下厥大公之道聞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通而無怨怒之氣以好其根之忠愛莫切於此遂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帝宋臣聲焰熾灼其力能去羣諫排大臣結連兇惡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均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復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臺與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

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痛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端其僞在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其甚可畏也乞休致罷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留未補外以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道義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天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物欲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私昵其法度政事必以欲其和而舍其剛也必不以私而明而深杜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寧國府賜金幣久之又召為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王隆宮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諡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集為臨州縣丞而黃幹

特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節度使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和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指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居處恭執事敬易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古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與夙興夜寐治家嚴飭甚苦閉閣靜坐子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

季弟彥撫其孤又割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歛且葬焉來學者宗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墓迨景諱守台助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皆皆執弟子禮理宗前率諸生製服臨於郡相之曰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

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蓋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或存於問世存於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鄘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當止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而端坐揮婦人勿近其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

著者讀易勿遺古易說大象衍義論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古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圖學之書文章復古文文章續古漢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學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道三味文章指南朝華集蔡陽詩類家乘文集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

改曰成誦縣志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至南安軍教授

特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節度使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和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指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居處恭執事敬易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古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與夙興夜寐治家嚴飭甚苦閉閣靜坐子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

季弟彥撫其孤又割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歛且葬焉來學者宗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墓迨景諱守台助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皆皆執弟子禮理宗前率諸生製服臨於郡相之曰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

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蓋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或存於問世存於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鄘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當止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而端坐揮婦人勿近其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

著者讀易勿遺古易說大象衍義論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古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圖學之書文章復古文文章續古漢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學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道三味文章指南朝華集蔡陽詩類家乘文集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

改曰成誦縣志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至南安軍教授

官言得復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願朱熹社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有先儒爲法不思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抹其弊耶熹法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祈者數十萬其性皆用牛郡惡少挑兵刃舞牲迎神爲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製楮枯自拷掠以徽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笞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所謂理獄會者爲坎於庭廣置五尺以所祭牛及器血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緘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廣政生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復之撫州饒起震知其州軍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者老集城中好過某日則大書問釋者藉藉釋者新揭於市坐釋舍署文書不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者粥食餓者請於朝給資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羅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蹙矣宜重困之以復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劉六經禮儀修復朱熹祠樹粟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渡船焚于三百餘艘用其丁數報軍營五百問皆善政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古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散放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大才相人民災災處處常念國爭無會知縣事震雄爲政擾民因相結拒起莫察震乃劾能推論其事散去初常平有急劫局爲貧而棄子者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粟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壞墾壤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以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強發富人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譏者言劾震去議者乃怨震者也遂奉臺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戚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盜賊萌時日皇叔大文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避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

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王應麟傳假館閣書讀之。臣按至正直記應麟每以小冊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元中書右丞相總攝兼脫脫等修列傳第一百九十八文苑一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鼎 魏野 蘇頌 鄭起 馮吉 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預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者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雍陶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慶曆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八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郭杜間嘗館於張瓊家瓊武人貴自有才遇之甚厚白蒙俊尚氣節重交友在河陽名稱甚著建隆二年寶儀典貢部權進士中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紫衣犀帶獨手授王津縣令開寶中閻玄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辭外任連知蒲城渭南二縣太宗清時白嘗贊文有褒衣之賜及即位擢爲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寶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侯還京師當以禮書授職白謝於轎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直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與程羽同知貢舉俄直史館修撰判館事

林元善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顯致議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阮家羣議然太宗遂召白馳者臨軒覆試連放

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馬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履者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爲薦名及掌貢部屢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女弟適王沔泮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求進故沔復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勝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得金器歸去華善送出爲保大軍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爲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祿監與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莊賈勝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問知開封府馮拯陳莫斐入掌機要以白宿昔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諫諫諍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益老步梗疏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春願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京師其資產處其賈之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史籍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爲將作監主簿孝孫試書省者書省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論不拘小節臨濟視族撫郵孤藐世稱其雅雅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續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東進士輕俊喜嘲謔白惡其爲人踞落之彭年敏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闢防蓋爲白設也亦有司謔白爲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安有集百卷于憲臣國士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丞臣爲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章文武卒以權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蜚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何何足云而欲責其歷歷不逾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爲難其人矣矧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爲武之宗親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禮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警廟貌如文官釋奠之制有弟子列討論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於曩日不乏通賢疑之詩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於曩日不乏通賢疑之小疵忘孤表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祇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隨而受誅自起則錫錫社郭伍員則浮尸江漢左車亦償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稷卨則值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家受全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史丹則迫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實要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奇馬援死於蠻徽還戶關道莫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倚事偏方之主王景昇之輩位之君閻則爲仇國所禽張飛則遺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其功業寄隆名稱越赫無非或咸所聞知則將通侯侯所思慕者一旦除去神位擲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念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感竊議交典景行高山更莫喻於往躡英魂列魄將有恨於明時况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遊亂畧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位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感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讓古思來者亦能非今願嗣微忠特追明勅乞下此疏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權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卿開范杲智尚淳古齊名友輩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嘗語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判紹眉二州在州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錢錫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尊敕官宜推而上天至其中自有慶澤所未及以科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所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諸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錫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爲醜

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刪

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馬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履者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爲薦名及掌貢部屢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女弟適王沔泮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求進故沔復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勝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得金器歸去華善送出爲保大軍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爲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祿監與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莊賈勝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問知開封府馮拯陳莫斐入掌機要以白宿昔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諫諫諍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益老步梗疏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春願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京師其資產處其賈之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史籍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爲將作監主簿孝孫試書省者書省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論不拘小節臨濟視族撫郵孤藐世稱其雅雅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續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東進士輕俊喜嘲謔白惡其爲人踞落之彭年敏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闢防蓋爲白設也亦有司謔白爲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安有集百卷于憲臣國士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丞臣爲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以七日辛卯神祝獻議正之四年南郊祝儀望
 燎位置燧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廷設宮縣三十六
 架加鼓吹龍舞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端郊廟奠獻用
 四端復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
 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
 意又謂八份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諒用立德升開天下
 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其禮樂志先是王朴質儼洞曉
 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有繼其
 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曉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
 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其律志樂器中有又手笛者
 上意欲增入雅樂視即令樂工調品以諸律呂其執持
 之狀如拱揖然請曰拱辰管部備於樂府開寶初遷
 司動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慶曆二州通判
 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
 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部各好殖財
 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為判官鄭同
 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刑籍
 配戍汝州六年起為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
 拱初上躬耕籍田晚未留司賀至闕下因以其所著
 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法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
 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
 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歲

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語之體上以其
 貴家子能業文其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噫昨
 子既既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廢
 弟始為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
 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諡
 王吉昔天福初以父任祕書省校書郎遷鳳部全部職
 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動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
 太常少卿吉嘗善屬文工草隸諫者以掌誥許之然
 性滑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姚
 淳而止雅好琵琶尤精其妙好教供奉號名手者亦莫
 能及吉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
 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
 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
 頗不得意以格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
 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成起舞無人愛其後遷開
 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諡議見稱於時建
 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頤 李度 韓溥 鞠帝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容皆心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頓清苦守法絕人愛之在
 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何之僕夫
 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
 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辭輕
 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
 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
 人稱稱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欽州坐事左遷絳
 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欽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
 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
 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使殿與語甚悅擢為虞部員外郎
 直史館賜緋緘拱初田舉支州繁加恩命度借太
 常少卿克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
 於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
 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交好
 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公弟康亦善詩
 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淳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
 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
 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
 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去請辭職尋醫許之溥
 博善詩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塵
 曠然可聽號為近世內諸詩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
 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帝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黃輿令父慶孫中州團
 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
 第裁二十一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
 奏克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使歷承興軍節度掌
 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授翰林外令
 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休縣縣開寶中趙普為相擢為
 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越之李若拙趙鼎幾四
 人皆有名於時時常應舉嘗與楊越賦萬餘言為春
 春蘭賦頗有典託後為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
 謀字有開雅照中進士有材幹歷御史東京留守官
 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
 卷弟周廣順中進士與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祕
 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
 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諫助用特取捨非當太宗
 怒召準覆試於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
 以為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授祕書省祕書
 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奉使契丹復命
 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平州俟其開州事
 就加著作在耶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
 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由為河北轉運

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歲
 歷轍不忘試合詠物為四句詩頗有思致發嘆嘆而奇
 之語視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
 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雅照
 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絳以其材幹
 奏移知南昌縣代選刑部取為評選官遷光祿寺丞先
 是疑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字寬枉等事者為疑
 獄彙彙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末上之俄獻所著文賦
 五十軸召試中書羅為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
 第三勝碑以獻上甚稱獎命直史館淳化初卷以獻遂
 榜題名記并補注疑所撰古今孝弟集成十卷又撰逐
 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
 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士嶺項考校作歌
 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舉印備行篇以
 賜新及第八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即便坐
 出表以示宰相而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曠
 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矍者不可多得
 也遂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即知理檢院
 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於是秋長起將朝
 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悼中使就家問
 疾狀并恤其孤貲贈加等長子琪襲十歲即授大理評
 事次子璣補太廟齋郎蒙好修飾容儀白五鼓張燈燭
 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

高頤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給
 之曰何不從僕僕射未知手時表以左僕射致仕後
 無至其門者頤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贊於明年禮
 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辟門下生也頤以頤語之遂
 擢乙科四遷遷轉觀察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著掌
 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於大名彰顯德迎候日
 夕陪侍尤伸款好後隨彥卿與鳳翔會留彥卿落陽
 頓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
 宗親試貢士頤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
 普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
 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頤對且
 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為惜擢推重上曰此高頤
 子耶頤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逾旬月晨暮對按
 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
 矣不欲以官家頤有清節力學繼記于寫書于餘卷彥
 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復給頤計受費餘皆不納彥卿
 左右多肆貪虐民不能堪及彥卿罷其政時將吏賓

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雅照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
 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金部郎中罷制誥歸
 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奉美風儀善談論辭采
 清麗免左右至皆有治聲華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
 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其黨也上嘗未幾復穆舊官
 穆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嘗未幾復穆舊官
 時論以稱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祕書省校書
 郎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祁祁並天聖二年進士
 甲科別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父承翰乾德初監御史開幼矜
 異有鷹勇周顯德末從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
 盜入室眾恐不敢動開長十三亟取劍逐之盜踰垣出
 開揮刃斫之足指既斃學喜詩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
 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
 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
 雋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為柳范王福知大名開
 以文贊大賞徵楊昭倫盧多遜並加延獎開寶六年
 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奉軍以治賦稱職遷本州錄事參
 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晉楚泗州
 運糧還知常州遷殿中丞承德泗州判監察御史又還知
 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雅照二年坐與監軍忿爭罷上蔡
 令會大名北征開部送軍糧程將孫有契丹酋長
 萬騎與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絳言求降開謂信曰
 兵法無約而誨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還
 疑不決論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依取
 於幽州也師還高開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
 授殿中侍御史雅照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
 未有以報年歲四十精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
 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
 下復幽州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以上五代戰爭以來
 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
 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官部員外郎道職司門員外
 郎劉準並為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開為
 崇儀使知寧遠軍使全州西延洞有粟民聚族五百
 餘人當鈔劫民口開當為作衣帶中帛選牙吏勇辨
 者得三輩使人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
 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民懼留二吏為質率
 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騎賜吏民爭以鼓吹吹
 之居數日道還如開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
 鑑一篇勸初戒之遣其酋入朝全州有卒訟開開杖
 十萬逐化初移知桂州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杖
 背監而送開下有司言罪不及從召開下御史獄劾
 繫刑二官黜為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瓊州
 三年移邠州時調民益送還瓊處已再運民皆蕩析產

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歷受代口錄付新官俾之遺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問候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壩東南注鉅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於汶陽鄭之高原委以度復許便宜從事工畢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徙舊吏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遂鉉罪狀頗密以開路使劫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處江有顛石舟行其中滿險萬狀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救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銘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稱之一事雖後寫斤猶備夫荷猶以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曰文集粹子稱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十歲卒鉉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會祖進唐左衛兵曹參軍祖相梁商州刺史地入蜀會王建借據稱預佐命功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攜文遊京師為王祐所延置館於石照載之第照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歷通判道州二州榮成務領潭州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王祐之畧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深京朝官建中著坐公累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權易務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困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州歷四州景德中久次進全部員外郎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享京留司御史臺尤受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宿自稱龐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中郎建中善修葺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泮水發願文就致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慕習爭取以為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道進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氏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壽桐城令父廣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令歸宋至竟旬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為詩末元錄所著十卷為卽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真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選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朱沈伏閣請立許王元僊為儲承副意奉太宗怒時沈召呂蒙正親覽已出為宣州團練副使若因語近臣曰儲副那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臣隸薄若立太子即東官餘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毫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舉朕自有時兩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黃裳知邕州孫知瑞州沈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成卒謀竊發者湛偵知至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州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閣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眾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法時諱城絳州邊臣互言利害道湛與閣門祇候程王欽若等七人擬奏隱其二易為五鍾惠泰奏為道地畧紙許銀七錢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為五鍾惠泰奏為道地王欽若已在仁院乃因館客寫文德侯大徐與網羅紙於欽若妻李密宮家僕鄭善德名於左臂臂口傳許路之數入省告欽若及遂送五楊善後持湯飲止省欽若遣善德請李令取其銀錢未與而歸欽若奏名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號書素銀形於詛罵德方者責丁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昌其事奏白請建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為邕州判官嘗其屬幹及代歸以善奉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行服託為寄名籍名至是欽若訴云容休役之後始備於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被罷知州呂尚林請讀士邪昂內侍副都知承諭始知知州趙連蕭許州母寡古執太常寺別駕易狀云有妻兒張駕策進士議湛亦與駕同逃湛門管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銀之銀也但患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適以爲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寬文德泰與惠泰去欽若近妻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因執知舉時未有祁善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州趙狀亦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己以年七十餘當贖銀八斤特杖一百野而配商州坑冶仁雅杜春配隸鄂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相見拜環副使以湛代實其事湛之人責銀欽若試舉三場畢乃取以輸官六年會救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

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開特詔賜錢二萬官為護長還揚州因命官配流嶺外而汝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監鐵判官路振字登永州鄆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開居焉振父洵美事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於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陰符數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洵何必學洵美大奇之二十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海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繁多事輕漫不能該貫古道因誌厄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者凡數百人咸訝聆誌其所出雖難時馳譽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入罕知者所作賦尤為典贍太宗召選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賓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眾謂振文更無戰策方畧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散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綽稱其能詔書褒獎嘗作祭歐馬文曰咸平中契丹將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將河朔而能去馬以馳射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而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恒性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鬪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寐而道者十有四天子憫之遣使收葬焉因作祭文曰房驕之精降為驪驛飲泉呀風流沙激定虎吞爪豈能摧斃斃碎丹毫曉曉的顏秋星弗方著幹宜乘旋磨曉曉起方背味明商其絕塞草荒八月雨霜毛縮蹄筋舒脈張眼惡恐噓吐瘡欲驟噴沙散沫千里飛雲聞人負劔武士索鐵前過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捕而受絏收官勅劾威人發書歸職舉通事鬼區名駒大駭奔歸入塞勞其酋長飾以兕脰蜀錦與綉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格黃金之鞮浴天池之波放雲霧弄影星河或從而或或而化而化外早飲以玉池念物來經遠道聞之於內殿發之於外早飲以玉池林之瑞草聆冬邊塵入我河海羽書宵飛龍北巡還仗下之名馬屬關外之武臣調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擊猛馬兮虎可咋何嗷嗷之無勇反還延而避敵冰霜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積不敢敵馘駟馬飯飯人嗟咨委天骨於路旁反星精成雲霧爾崇恩之無及齊戎力而有神帝之怒嗚呼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鄂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權久憑由司景德中使

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開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為編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權知制誥振文詞溫厲屢奏賦頌為名輩所稱尤長詩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懷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復記隱毫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自行在專典編張復慶委應無時推其故略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奐遊與委書事誤失降秩振與夏東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論為太常寺奉禮郎振純厚無城府不拘也時人借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宋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潤州之潤川純介好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意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意曰此見他日成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換臨汾令俄領三抵絳州涉無定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蒲州繼度之著銘以紀焉瑞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書試作頌一首撰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避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梁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陽令移徙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史所著文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為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禮份除是歲大興宗以兩省官絕故因單慶遷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厚薄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石史十餘歲立碑上常退匿盤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舍其飲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然自適常著琴箏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四謂琴為夏至之音至唐協律郎鄭觀以樂器音譜諸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三徽聲其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或成或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節也或任形而著者節而彰曰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其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攻之然後聞斯假物

為卽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真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選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朱沈伏閣請立許王元僊為儲承副意奉太宗怒時沈召呂蒙正親覽已出為宣州團練副使若因語近臣曰儲副那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臣隸薄若立太子即東官餘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毫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舉朕自有時兩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黃裳知邕州孫知瑞州沈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成卒謀竊發者湛偵知至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州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閣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眾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法時諱城絳州邊臣互言利害道湛與閣門祇候程王欽若等七人擬奏隱其二易為五鍾惠泰奏為道地畧紙許銀七錢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為五鍾惠泰奏為道地王欽若已在仁院乃因館客寫文德侯大徐與網羅紙於欽若妻李密宮家僕鄭善德名於左臂臂口傳許路之數入省告欽若及遂送五楊善後持湯飲止省欽若遣善德請李令取其銀錢未與而歸欽若奏名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號書素銀形於詛罵德方者責丁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昌其事奏白請建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為邕州判官嘗其屬幹及代歸以善奉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行服託為寄名籍名至是欽若訴云容休役之後始備於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被罷知州呂尚林請讀士邪昂內侍副都知承諭始知知州趙連蕭許州母寡古執太常寺別駕易狀云有妻兒張駕策進士議湛亦與駕同逃湛門管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銀之銀也但患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適以爲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寬文德泰與惠泰去欽若近妻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因執知舉時未有祁善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州趙狀亦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己以年七十餘當贖銀八斤特杖一百野而配商州坑冶仁雅杜春配隸鄂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相見拜環副使以湛代實其事湛之人責銀欽若試舉三場畢乃取以輸官六年會救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

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卦焉始以一弦之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濁然而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微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其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象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蓄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徵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眾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絃為君絃以琴為君眾謂琴以中微為君盡矣夫微十三者蓋盡昭昭可聞者也荷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微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微中微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尊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侯君子其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祀坐奉二聖道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吳天為天皇又增聖祀位坐讓讓張復右正言復亦責為工部郎中除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者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進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賞襲衣帛帶解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胡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各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闕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即連封改禮部郎中充判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禮部使吳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書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室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高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與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拔成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鸞薦之策人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知州又徙袁州未幾召還遵著作佐即直史館掌疏司登開院預修冊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為勳職真宗以其奉薄並命月增錢五千兩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為工自是兩府賤奏多命草之

動費家以銘誌為請者甚眾運太常丞擊攸判官祀汾陰羅為左正言越舉任氣喜歡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遺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負之越兄咸嘗舉進士第楊億陳彭年列家故事真宗朝及冊府元龜奏御楊億廷咸三傳出身為言中書樞密皆舍人為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慶路振劉筠夏諫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摺時論惜之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考證
徐鉉揚州廣陵人。臣人。按南唐書鉉世為會稽人父延休為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 歲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一
文苑四
穆修 石延年 潘耆 蘇舜欽
尹源 黃元 黃龜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穆修字伯長郟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調襄州司理參軍以才與京師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至京師叩登聞鼓竟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道中辛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詭譎權貴人徒蔡州明道中辛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詭譎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為學官修終不見見母死自負棺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用浮屠為佛事自五代文散國初穆始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軾欽兄弟多從之游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為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於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畧為文動從於詩賦工而善書舉進士不中真宗策二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班直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

承靜軍為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詔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諷通判海州久之為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子不識朝三夕四之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十數萬時將遂欲以干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勇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吻屬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拒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字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為瀋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吳卿飲問母疾亟歸母死潛一櫛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軍簿卒有東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後遷能文尚氣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同判禮院遷太南中允直史館官三司鹽鐵判官為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提調對府善捕盜劉徽彈劾功為不法前後畏其囚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為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賂降知饒州有權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妻周氏人蜀後周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孕周所生子之撫周未幾月周氏至齊梓置廬下出偽券曰君備婢也改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州之事當自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涿州運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制制請會營建獻賦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賁事敢為不適合於時初戚戚憂緣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詞語清麗人以此唐李賀

蘇舜欽字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者有才名嘗為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懷慨有文志狀貌修偉當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榮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潛登聞鼓

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畜者無至腹誦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復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苗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陛下為戒救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隴澗澗以平水旱不問用救故放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災與夏之氣發洩於主清宮宮雨下烈始四起樓觀萬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資躬躬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蕩弄權戚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決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府流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造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况天災之已遠之是欲絕天無省己之意遠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福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德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通者火災降於孝式園館殿殿不獨災異罪在朕躬豈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窮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被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侯分別官人有教率由君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虛偽偽讒夫昌黎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妄妄起燔廟燒宮室雖與師徒而不能救魯成之三年新宮災劉向謂公信三桓子孫之譏逐父臣之應三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躬奔魯之應今官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速前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開謙讓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慮不可以獨照故無間思慮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道致物無遺情雖有佞臣那謀莫得而進也臣親乙亥部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命諸下勸求直言使大臣轉對置函函直書極諫今詔書頗異前事豈非大臣懼陛下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禍夫納善進賢宰相

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畜者無至腹誦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復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苗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陛下為戒救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隴澗澗以平水旱不問用救故放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災與夏之氣發洩於主清宮宮雨下烈始四起樓觀萬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資躬躬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蕩弄權戚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決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府流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造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况天災之已遠之是欲絕天無省己之意遠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福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德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通者火災降於孝式園館殿殿不獨災異罪在朕躬豈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窮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被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侯分別官人有教率由君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虛偽偽讒夫昌黎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妄妄起燔廟燒宮室雖與師徒而不能救魯成之三年新宮災劉向謂公信三桓子孫之譏逐父臣之應三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躬奔魯之應今官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速前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開謙讓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慮不可以獨照故無間思慮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道致物無遺情雖有佞臣那謀莫得而進也臣親乙亥部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命諸下勸求直言使大臣轉對置函函直書極諫今詔書頗異前事豈非大臣懼陛下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禍夫納善進賢宰相

之事或君自任未或不以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
 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益庭墜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
 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補范仲淹剛直不撓政位臺諫
 後雖改他官不忘職納二臣者非不知獄口數年坐得
 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下之意而皆羅中傷竄謫而去
 使正臣奪氣士昨舌目親時弊而不收論昔晉侯問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
 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
 感文罪而不刑是說而肉刑是除武帝德三老之議而江充以
 族內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者陳隔之至也蓋
 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
 設爵位列陳榮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敬之循默實之
 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
 危殆於茲可為驚也觀陛下發德音前勸諸公
 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近近輔舉進士改
 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
 定中河東地震猝然崩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
 涌水壞屋廬城毀民畜幾十萬屋旬不止始聞惶駭
 疑竊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
 大變今四聖統內外平寧戎夷安歡兵革偃息固與
 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
 興神寶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之應古今之鑒
 大可恐懼豈王才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修政事乎
 廟堂之上非才苟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豈
 施政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殺不謹以媚
 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
 不知近事心疑而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
 不修朝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
 官御史不聞進獻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
 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商國命滿
 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觀心思驚但流汗欲盡吐肝膽以
 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章言不用而身置前
 無補天下不許越職言事不避權臣必恐橫權中傷
 除論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而孟春之初雷震暴
 作臣以謂國家闕失眾臣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下寧
 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
 踊躍欣抃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
 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
 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
 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
 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
 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紀綱廢敗政化闕失其事甚眾不
 可與舉謹條大者二事以開一心正心失治國而為務
 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正心則神明國而為務
 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過僻優賤人燕樂踰節賜子

過度燕樂節賜子過度則後薄賜則政事不親修
 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軒殿方罷猶
 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
 真宗末年不豫始聞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寶衣
 旰食未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
 匱竭民鮮蓋謀飲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不足誠國大
 憂臣望陛下下修己以御人心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
 放兼優諸近習之織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
 變以思未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
 賢而逸於任使然盛處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
 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白吏部
 侍郎選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超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
 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隨庸庸非輔相之器降
 麻之後物論沸騰疾視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
 惜我朝陛下下之故且石中立言在朝以諒諸自任
 士人或有所策必置席席問聽其語以資笑噱不處之
 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
 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
 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
 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
 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毅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
 掖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
 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在臣欲陛下
 親擇之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輔臣不
 敢為過乃陛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何由而進聖
 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為集賢校理進奏院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
 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使其所
 為會進奏院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異輒用舊故紙
 公錢召妓樂開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
 等劾奏因欲搗動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與異
 俱坐自盜除名同時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
 獲十餘人世以為過會者皆知各士因緣得逐出四
 綱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以居
 京師而不得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
 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萬外數千里自取愁苦子豈
 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適而甘
 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墮家上
 下心志蟠屈不聞同亦殊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
 決然早引去致不測之禍梓去下吏人無敢言友
 一波共起謗議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實之死地然
 後為快來者往往鈞隨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
 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

居其間遂起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
 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
 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則開關常不與人接乎
 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
 皆知持國則不可不持持事者必加惡惡言喧布上下使
 勞苦應接之不暇晨晷奔走塵土泥中不能了事
 虞馬餓僕日酒相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問亦
 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若故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
 伏臘履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
 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暇高春而
 起靜院明意之下羅列圖書琴樽以自怡悅有與則泛
 小舟出盤桓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
 以消憂憂雖極蟹足適口又多高僧隨君子佛廟勝
 絕家有園林春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
 樂善好事知子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
 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此較之孰為
 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
 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備此亦如仕宦南北
 安可與親戚常相守守子守道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
 我尸轉溝洫肉餓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即
 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義難必相拯救後章
 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
 義安救之時以禮義相砥礪子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
 不相救之時以禮義相砥礪子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
 能受子欲不報應淡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
 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蓋讀書
 時發憤憤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
 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誦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
 舜元字子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
 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強記與舜殊皆以文學知名初以
 論補果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名入選
 常博士歷知三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
 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為主將部卒
 有罪不伏嘗嗾呼萬歲渙斬之不過以此論渙臣恐
 邊兵急鳴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嘗作唐說
 及殺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由諸侯之
 疆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
 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晉諸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相
 制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建
 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而外不順而變則英雄

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公田
 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鄜兵
 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與命王承宗
 歸國也武宗將討劉潼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
 而王諫以成如是二百年茲臣逆子專國命者之夷
 將相者有之而不收策神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
 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方鎮相繼而敗羅氏內附王
 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
 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唐有國諸侯
 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僭昭之弱乘梁蔡之亂
 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燕相均地相屬其
 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遇取
 霸於一方耳安能疆天下故唐之弱弱以河北之疆
 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
 勢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失道而
 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
 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
 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
 其下或不辦其發下或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收也何哉
 夫君一臣眾大聖之君不相離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
 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君之才不能
 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是然未至於失道
 猶失道也明皇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聖臣之才
 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
 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於是有
 之變以至於僭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
 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
 安可得已然述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於時天下非無賢
 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與其
 治而安邪此正邪乎君者才也才之上其正勝邪則
 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效兵日唐杜牧當會唐中河
 用兵當為文數為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
 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收儲者位不顯其術未
 嘗試然識者謂收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
 大要完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
 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殺所以與唐世者唐自中世
 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
 西青黃德澤澤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
 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
 有功今則不然國家忠前世潘鎮之強凡天下所募
 勇一萃於京師雖漢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
 防秋則成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

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士於內則騎勇生於勞騎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資賞未嘗服甲胄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騎兵不聞有騎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得而為不為也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敵敵以內兵為犖勢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敏書曰賊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風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元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隕於懷利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通連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元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元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淡學強記為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為十二卷號東溪集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賦賦知杭州通判州事與賦倡嗣居多平生為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大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傳才慷慨好義喜為詩多識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真令黎德潤為吏証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冤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卒無子除裝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以師也帝為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詩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為言於上遂以聖祐弟慶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家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為莒縣尉因事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閩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

與道輔為太初上其當所為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為此嘲諷之詞遂改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朱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志死守城之措構其子以罪殺狂亦死父子寓骨偕舍時守貴顯無敢為直寬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於墓左後移居天府戶曹參軍南國子孫說書者著號淳南子居在鬼籍兩山之間號鬼籍處士有集十卷淳耀聯英二十卷子復嘉祐中本郡致遠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為奉議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州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遠辭去周廣順中召為宗正丞承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黃州司戶參軍乘興殿從事范滂擅離貶所削籍配隸盡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踈弛逢人無貴賤輒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決句不能去或歲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冰而浴其旁凌澗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預張絃索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起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忠恕時指器物取上壁詔減其法決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吏曰我今進矣因培地為穴穴可容其而俯窺焉而卒棄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屍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真揚
唐庚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舍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德典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丞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於廟廟奏儀祭軼獻歌詩又嘗上書言法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卷六卷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三卷吳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諷嘲諷刺託於詩賦益工人得西南夷布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隱幾開封陳留人少張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登桂陽監藍山尉騎驎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生預進書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吏部郎中曹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院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飾事婦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惠太后孫多流落民間宜錄錄之著唐宣鑿十五卷春秋列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初聞其二子轅賦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與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賊之進未戰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謹燧嚴斥城使耕者無所顧慮所以養其財豐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以養其心故士當當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思夫惟士思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助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諺曰艾捷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當敵而又以敵自當故去就可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

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夫夫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故我一也取固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欲而直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蠖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螭蜥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鳥獲不敢過冠胃衣甲擐兵而殺則童子皆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舉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眾知之有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舉臣之臣知之可也曰機者舉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助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舉臣所不得聞舉臣不得聞則誰與謀不謀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焉有益焉有伊尹之有太公望武

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知而於天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不聞之舉臣之機也夫伊尹之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假為之謀主圖國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夫將任韓信布彭越也神將任曹參樊噲公灌要游說諸侯任鄧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舉臣所不與者惟留侯留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親之賊也有貫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無機與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矣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遠慮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武帝之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定矣而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

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夫夫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故我一也取固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欲而直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蠖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螭蜥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鳥獲不敢過冠胃衣甲擐兵而殺則童子皆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舉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眾知之有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舉臣之臣知之可也曰機者舉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助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舉臣所不得聞舉臣不得聞則誰與謀不謀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焉有益焉有伊尹之有太公望武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知而於天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不聞之舉臣之機也夫伊尹之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假為之謀主圖國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夫將任韓信布彭越也神將任曹參樊噲公灌要游說諸侯任鄧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舉臣所不與者惟留侯留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親之賊也有貫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無機與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矣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遠慮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武帝之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定矣而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

歲年又二年除評定九城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閣陵使司書管筆奏以修書思利朝權祕書省書官則幾遞祕書館從視觀冊府藏書志忘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文地理律曆下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代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開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爲不及也諭再考丁外艱抱病旋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白號雲林子別字青賓及至京夢入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覽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辛酉四月十日思學問墓楊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列傳第二百三

文苑六
晁補之 字叔雍 臨川人
陳師道 字耕甫 彭澤人
蘇軾 字子瞻 眉山
李格非 字季直 東坡
劉沈 字復道 彭澤
倪壽 字文舉 彭澤
李公麟 字長文 彭澤

黃庭堅 字山谷 洪州分寧人
晁補之 字叔雍 臨川人
陳師道 字耕甫 彭澤人
蘇軾 字子瞻 眉山
李格非 字季直 東坡
劉沈 字復道 彭澤
倪壽 字文舉 彭澤
李公麟 字長文 彭澤

之有微際廷之執政轉運判官陳學承風吉上所作為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矣後除名賜官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開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而不爲善行草書指法亦自成一家與宋末晁補之秦觀俱蘇軾門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賦稱蘇黃黃爲侍從時學白代其詞有環偉之文妙絕當世李友之行近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皖山谷寺石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列傳第二百三

黃庭堅 字山谷 洪州分寧人
晁補之 字叔雍 臨川人
陳師道 字耕甫 彭澤人
蘇軾 字子瞻 眉山
李格非 字季直 東坡
劉沈 字復道 彭澤
倪壽 字文舉 彭澤
李公麟 字長文 彭澤

方正爲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經書省書楷選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視墨器幣之賜昭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孫論其增損實錄監處州酒稅使承風望指使何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謫告爲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編管州州又徙雷州徵宗立復官德郡放還至蘇州游華光寺爲道遊夢中長短句索水飲飲水至未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諒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視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賦觀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少游字彥曾能文張耒宇文潛是州隄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章張耒兩園賦已傳名于游學於陳思蘇軾愛之因得從其游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灑灑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王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書省正字著書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曰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涇州坐黨籍徙宜州詔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徵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州召爲太常少卿兩月復出知頤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理道官初爲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幾觀其偉有雄才筆力絕於駢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餽飲食之海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白六經以下至於詩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知如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論述波濤激之爲風颶怒也雷電蛟龍魚鯨噴噴而遇是也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溝渠渠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復其所至者蛙蛙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洫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及反復咀嚼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放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守節苦志改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臨南嶽廟主官崇寧官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賢殿修撰陳師道字履常一見奇之許其少而好學者志之知六經以文場尊第一無已彭城人以其爲徐州教授又元祐初蘇軾傅堯孫嘗爲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衆薦爲太學博士嘗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賦改教授頤州又論其進非科第歸歸調彭澤令不起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列傳第二百三

黃庭堅 字山谷 洪州分寧人
晁補之 字叔雍 臨川人
陳師道 字耕甫 彭澤人
蘇軾 字子瞻 眉山
李格非 字季直 東坡
劉沈 字復道 彭澤
倪壽 字文舉 彭澤
李公麟 字長文 彭澤

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怛怛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鄭浩買棺檢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南經九遠詩頗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亦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主行或莫之間也嘗銘黃樓會子問謂如秦右初游京師論年木官一至貴人之門傅竟欲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待判守顏色何候乎公卿之門者始難致也免命曰非所宜也君將見之懼其不見也子能介於陳君子知其貧餒欲爲之俸亦歸其論議敬異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爲于朝外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論以章公降節下德以禮見不佞何得此豈僕書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公而視於其身幸孰大焉愚卿不足以上士猶常從僕之後願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飲必至白鬚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視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珠貝法美間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爲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常欲款段不往官領時蘇軾知州事晚也及傳爲相又欲意款段不往官領時蘇軾知州事晚也及傳欲參諸門弟子問而師道賦詩謂來一解香飯爲自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其衣無緇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列傳第二百三

黃庭堅 字山谷 洪州分寧人
晁補之 字叔雍 臨川人
陳師道 字耕甫 彭澤人
蘇軾 字子瞻 眉山
李格非 字季直 東坡
劉沈 字復道 彭澤
倪壽 字文舉 彭澤
李公麟 字長文 彭澤

既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
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兇會兇章將致法焉深論
利害以為殺之無益願加寬大當時避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漢字疑之為穎上令以剛直不
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漢
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漢居廬山三
十餘年環堵蕭然惟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
無戚戚意以詩終少頹惜書過日即成子妻之時一
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書閱月皆歸之
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
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
士時有詔能講經者別奏召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
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未乃斷以己意
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
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闕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
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
爲人重意意然語鄙守得罪被劾歸吏皆連坐下獄
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而又而數轉使深文凌厲罵
好史學曰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未紀傳之外至私
記雜說無所不覽下數千紙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
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
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
者唯劉恕耳即召爲局僚僚遇史事紛難治者輒以談
想思於魏晉以後事考證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爲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
方鳩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天子
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而利其
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謂入廣坐抗言其失
無所避遂與之絕王安石用事嗚呼成禍福高論之士
始與而終附之而與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
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
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
西京御史臺恕請留數月而歸道得風疾卒于路
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書病亟乃止官至祿書丞
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殊至前代公
府家賙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遺數百卷讀之讀且抄
殆忘寢食借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頌之乃五代
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體舊史信
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往道借覽次道曰具饋爲
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
閣書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日爲之駭者五
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宋太古以來至周威
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
無以給吉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菓

具司馬光遺以衣被及故茵褥解不獲強受而別行及
類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
逆旅一物不可乏之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贖哉好
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八載作文以自警
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
仲爲郊社齋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
自成一家爲文墓石介有依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儀真主簿
天台令棄而從王去石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
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
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不至京師士
大夫多從之遊有卜部以考經質疑者然與入寡合常
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謂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
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
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
寺丞提舉永興路學平微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
修國史肇與書論其學術及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
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
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擢授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謫
之擊節稱月以草御史辛義黃詞不稱罷爲顯謨閣
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議非議雍以爲不
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叔濟南人其幼時後警異甚有司方以詩
賦取士格非獨用經學書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
進士第調黃州司戶參軍學士格非爲鄂州教授郡守以
其貪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
章授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
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其知言紹聖立局
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展政意通判廣信軍有
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唯信格非遇之塗
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
書郎遷著作在郎禮部員外郎提舉京東刑獄以黨籍
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苦心工於詞章峻極而無難易
可且晉人能作文多矣至劉伯倫倫德韻陶淵明則歸
去來辭字字如肺腑出處高步晉人之上其誠善也妻
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
挺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
綴緘陳言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其之業則掠
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閣不
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

褒善貶惡遂以袞衮名所居齋謂士必不得已於言
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
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
已觀書與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
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以可卑而爲之故毅然盡
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
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
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
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志
聲梅堯臣方植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
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書保信軍節度判官
時王安石用事正奉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
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神宗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
曰卿識郭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
聽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正從章惇察訪
歸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福州又
棄去隱于縣山亭

乘市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潘即舊恩補洽光
尉歷知雍州縣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
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友人仁所作是山青巖閣羅體
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爲文奇險不蹈
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者飛騰得玉賦之筆意畫
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
其詩可書扇上蘇軾亦喜舉之冠服唐人風神蕭散
立吐清暢時至人衆觀之而好深成癖至不與人同
者見爲滿其所行可觀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如龍
首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
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因嘗奉詔欲黃庭小楷作周
與嗣千字訓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爲龍子
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
侍郎教文閣直學士

劉跂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
江縣寧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
典樂統音律官上歷代雅樂因管及笙制作之音故
委以樂事又言周官中樂樂聲管慢聲孟子所謂
放鄭聲者其言樂之旨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邵傑
恐不足以召和氣采火德也音高微微調不可闕臣按
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爲正徵一調惟陛下下裁取徵宗
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徵爲君臣相親之
樂此朕所欣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也他日禁中
出古鐘二詔執政召洗按於都堂說曰此與今太簇大
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
如石聲詩所云我若登聲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

之聲益詣潔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蔡攸因奉
卒就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倪濟字巨濟廣德軍人弟仲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
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尉授授入爲太學
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
有事燕雲大臣爭先先策爲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取
一出口濟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違守約不犯邊盟
誓固在不測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
議以治後患王黼怒曰汝放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
鼓唱進造惡謀朝臣罷黜且從茶陵船場卒年三十
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濟言官其一子有雲陽
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川錄
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制定官御史檢法
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尚以來鐘鼎尊彝皆
能考定世世大詳測款識一妙品雖指千金不惜照聖
未朝廷得玉璽玉璽禮官請備試言人人殊公麟曰秦聖
用璽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別烏魚爲人殊王受命
之符玉質堅其非昆吾刀斃刀不可治用法中絕真秦
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致仕既歸
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
傳爲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韻艷之張僧繇之亞唐虞起
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
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高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
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歐陽文忠公嘉其神宗異
之命待臣請於通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
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使授廬州知溧水
縣遷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書省正字
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
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單禮書復留之踰年
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獻閣侍制提舉
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
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樂府長短句詞韻清醇傳
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
不肯試築業家園坊善書聞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足
莫不先造謀謀所以後大夫夫遇者不入則樂圖爲恥
名勒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宋家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
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哲宗知其清醇
稱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詳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
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
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
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

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奔進南郊大禮賦暫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官舍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剝剔取韻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爲虛後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續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弁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魏貽範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燦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 趙鼎

陳與義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與義天資卓犖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華欽

社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論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

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途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

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

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知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

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

恐他時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湖聖若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

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恩澤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

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遲遂請開提舉職安宿習宮十

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谷狀嚴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則不可犯其狀士於朝退不嘗以語人上

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遠舒餘高舉橫厲上下謝章柳之間嘗賦墨梅徵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致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徵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奏進惟藻和

親視閱凡八年終輔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使他事免爲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攝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事語仍兼給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精神外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發外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賞結權倖事關官與開邊謀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

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錫祿而遷延恩宥又當覲復盡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聖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類與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楊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社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

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論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彙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歷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集元禮

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頗經投簡其數雖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無州御史張致又論之予嗣六年

修撰范冲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諸漢唐事復中止恐遂致遺宜令就開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養賢聽許

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廷直孟憲義成增

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遷官賜茶葉尋知徽州年救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十八年徵

宗寶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明敏學士藻

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格儉樸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聲譽不窮紹興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

白古帝王爲治廣狹小大規模各不同然必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

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

頓而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

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不可不一者也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陛下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

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謀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急成者爲幹敏未聞器人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才異學士極

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德爲輕二年且身先衆人補邵宗初欲以重賞官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宜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即軍

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賢恩遠陸賈節度使

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賈取青唐三年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

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領昌府發常平粟賑民常平使者劉奇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

常平錢五十萬請糶糶米輸後苑以媚徽宗其屬持節筆來責以米糶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指目地力

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科民輸鐵就權京師

怨聲載道獨賴昌領夢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點吏告

計籍鄉城無陽恩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

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悅說彥交怒等提舉南京

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建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

兼侍讀除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

而以形士卒爲急形固則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

明審斥候七指置積聚八貢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將審度敵形力進討金都元帥

宗弼犯合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遲延未發夢得見

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合山縣萬一令人得和州長江

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

年金復入寇遂至拓平夢得聞結江民兵數萬分據

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去初建

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糶米八十萬解權貨務所入不

足以支至是禁禁旅與諸道兵成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

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夢得

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賊遂平寇

五十餘羣然願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遣一官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

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甫甫恩補蘇州吳江上海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尋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譏逐夢得遂著作郎宣和二年進領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中病告老不候報而歸建文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嘗謂設施宜當天意俯合人心則社稷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陳亨道兵破崇德海鹽地無餘降俱率官屬棄城保寧州留兵馬

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轉則
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歎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

叛盟上命兩省御史即曹各章傲以進獨取論所進者
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資議院同修撰論王德

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副定官復除敦儒鴻慶少卿檢
死敦儒亦慶諸者謂敦儒老悛紙楮之愛而畏避竄遂

衝多效換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際
日之弊不忠將不可與而忠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將

少畏避其爲文典雅聞與爲世所稱
張嶼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

將任昭吉試舍入院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
爲蘇氏學諱監華州蒲城縣易務知洪州分寧縣

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徒太常
少卿除太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節

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勸賞酒庫所
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書管文字行在檢點賑軍

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
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提一朝肯過全

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衷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
王言之體且盤詰具在寧若是乎對對若止作制誥則

建來未允宗尹爲凡前日以前附被罪遠貶者咸赦
還復知湖州時章益縱橫據諸郡勝節修城郡作戰

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護劫聞州守王惟忠於是惟忠
五官入其資下獄獄錄錄伏坐乘市惟忠臨刑謂

於朋黨今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其朋黨
之寔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資議院檢討官金人

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選兩浙路提點刑
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効敦儒傳立異論與光先交通

且今日之守莫重准東金犯淮西負賴自隨其勢必難
若犯淮東清河福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壘田

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昔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

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祔廟修撰鄭協等請諡乃諡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逢 董元亨 曹觀 孔宗旦 秦傳序 詹良臣 李若水 劉韜 傅霖 楊震 張克誠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與范質王溥猶有餘慨況其他故蘇祖首張韓通大表衛足仁之意謂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論論倡于朝於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臣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幸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讎勇往無前或衝命出疆或投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指歸而節之死處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大矣若蒼黃遇難命亂兵雖殘傷勇終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流弊賢跡遂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均宜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內園副使幼子繼宗命為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謂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能以罪其辜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爾謂左右曰保裔父死祖屍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賜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苦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貨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視親器玩以饋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任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兼於取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鈴鑾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眾來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將多失部分獨重貴疑全軍還屯疑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嗚呼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任至知鄭州領捕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逢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三班奉職為北京指使開王則叛中夜叱咤起請留守曹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己目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賊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憤乃聚眾至斷一臂猶罵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聽事而文解之則倉猝被賊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冠被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虎使其子則仁而祭之

董元亨字聖公京兆人博學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覺起倉猝乘眾知所為元亨從馬馳進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元亨據按叱之曰大王誰也賊曰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鎗不可得也賊將相用繼來索急愈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鎗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鎗殺之賊爭入按鎗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復用軒贊以祭元亨

曹觀字仲賢曹魏子也叔修古卒無子章閣待制杜杞為言于朝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為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邑督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任職關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逃去觀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唐都監陳鼎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從丁弓手繼進賊眾數百倍雖兵敗走擊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勿殺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觀不肯拜且曰臣惟北而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遂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置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問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詔賊斃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岫追封彭城郡君如賜冠被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穎川郡君寇復之反棄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觀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東乃為觀立廟封州

起劉致政寇又不救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真朝廷得聞焉神宗聞之嗟悼時奉國軍節度使益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賜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開門祇候召對謂曰臣管領卿太守崇儻即被則賊乘勝奔突往來者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遼江淮較之卿父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世州次子子明正孫廣嗣直溫與絳州行數舍其眾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後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眾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後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邑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藥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眾奄至傳費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賊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糞糞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眾皆感泣力戰誓死度力不能拒乃為賊書遣人問道上言臣盡力力戰誓不降賊賊城既久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死迎嗟求父屍溺死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奉至太宗嗟剛久之錄傳序次子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順卒復以昭弟助為三班奉職

魯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緡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州守武俱棄城遁又有他盜竄成富者用臘年號別掠緡雲良臣曰捕盜討賊也縱不勝賊愛死乎率引兵數十人出擊之為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願降我我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我輩皆黃天順反與爾無少長皆誅死且官軍至汝肉餽狗鼠矣賊怒謂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歲示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錄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洞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回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誅以文有疎愼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懼拒之脅以拜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燬絕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醇洛州曲周人元名若水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視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頤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頤蠶已久致理難建裁損而用不豐省科搖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賢解弊病待士承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

同三司高休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休以幸臣職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眾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賜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名名還者作佐郎為使見粘罕于雲中纒歸兵已南下復假兵於開學士副高澤以往南次中若水曰兵相驚以假兵至左石謀取開澤去游問何如若水曰成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今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壘其奏言和議必不可諸官申防守備至懷州遇節節藩慶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慶解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處行果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三年金人再遣中使帝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慮從以行金人入中使過帝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慮從以行金人入中使過帝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慮從以行

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實得一歸親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違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若水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倫未有過行宜輕讓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極之去反顧罵甚甚至至墮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擲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忠死無節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幸無言忠臣死死亦何怨聞者悲之

劉幹字仲履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王原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漢兵屯多食不繼幹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就就以餉軍公私便之遂為轉運使權中大夫夫乘疾修撰劉法死夏人攻虜武始攝師延出奇兵搗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為詐幹曰兵與眾年中國尚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眾亦疲復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復定期不至諸將言者至幹請會兵乘之給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幹

戒日朝廷方事計伐吾為汝請母若異時遂廢幣職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給求東歸拜殿殿閣侍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為民復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解政和間潤以為田衍至六倍謀中宮應奉相太重而督案嚴多逃去則勒都取債民告病輪請而潤之方職留置娶越女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幹曰吾為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為動益厲職守備寇至城下擊散之拜廷古殿直學士召為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時邊臣言燕思內附章察侯方出師而種師道之軍潰給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幹即馳白貫依請班師又論燕不可得正使使之屯兵遣師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或軍再駕以給幹異徒知真定府藥師入朝幹密奏乞留之報復知建州改福州加延慶學士或言其過關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謂遂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定首賊張宏本富室不堪任欲聚眾刺殺幹

巡防統制官亦賊死幹單騎赴鎮道招之宏至服罪殺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請民給日空內郡驅駁付一降將非計也請止之金人已謀南收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幹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長長驅內擄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幹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棄門民生困幹獨糶糴牧如日以待時閉城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計割地路金人而議者樂士民之憤復議進驅幹以垂勸為非是時諸將救太原師中姚古敗以幹為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初幹道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原召入親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祖繼之京城不守始遣使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館舍正曰國相

軍中議立異姓幹曰君為正代二姓有死不為也其死若夫北去取富貴幹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酒而繼燕人歎其忠孝之奇西岡上題題壁讚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諡曰忠顯幹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羽孫珠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華侍郎黃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察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儻在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平淄川丞入為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且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驛止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日逐使人故則此金人輒易其取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禮見何拜為難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為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幹離不曰爾尚欲還朝邪左右使使拜曰如林或爾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復去察曰爾不日爾不拜後日雖欲拜可得邪摩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妻愛我聞之必大感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其亡之惡也眾皆泣是夕陽絕不復見金兵至燕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取且往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漢其屍焚之其骨命虎翼李沙立負以歸至涿州金人得而驚諸士至凡兩月何守者急毀門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將護及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肅嚴閣待制察自切嗜學向草草選與嫖娼不肯就為文溫雅有典裁平居恂恂無喜愠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率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舉貴至其門問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舉卒如此聞者哀而壯之特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諡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為安邊巡檢河東軍在威遠河嚴賊山為城下敵官軍請將合兵城下震率壯士拔旗先登斬敵百級眾勝之上功第一從牽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十級遣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拋斷頭之險拒守下石擊擊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練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鎗與麾下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州建寧若初若母之亡其將小鞠西奔合羅義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問領木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義驅幽州叛卒與夏人突人圍建寧劫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

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

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
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
仍知府事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數日
無以拒敵乃論民出財共為死守民恃遠固不敢日
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為勇敢者數千人而
新集之兵皆無聞志金人至邈之師于宣撫副使劉鈞
且問道走魏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
旬城破遂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
脅邈拜不拜以火燻其鬚眉及兩髯亦不顧乃拘于燕
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為賊何也邈曰汝質
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
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
特吾中國適逢其際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
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
命邈被髮左衽遺憤詆毀甚力金人搥其口猶吮血嗔
之翼曰自去髮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
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為之流涕高宗贈昭化軍
節度使諡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為真定府路都鈐轄金
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眾晝夜
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為徙攻東城宣撫
使李遼趨翊往應越再宿潛移其還薄北城聚擊
鏢而李遼遂陷遂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
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賦乎挺身憤圍欲出
諸門已為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係自縊死

徐察衛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
為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命營不歸察帥諸
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關其畧曰昔楚莊
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
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不
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致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
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
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
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園中鳴鶴披望屬車之塵
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控輻
轂之今國家帝祚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
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
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
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釋元
帥不為也願推制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
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奉獻則楚
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察至軍詰難
接厲聲抗論為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
而官其後

陳遵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為

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
將以為御史而遭父祐南慶卑喪為廣西轉運判官蔡
京啓登程地建平從他三州遊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
光霽不可京惡之乃使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為
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
給事中商英免相蔡攸擢封駁力沮止之遷權請外
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從陝西召還京
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
選諸道計臣有聞者執政以違言京曰職卑不可用
願更選帝曰可除蔡英殿前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為
副使未幾升為使朝廷方督餉餉運塞涇運使決呂
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而上章自劾帝為點點入進
舟不得行遣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為點點入進
撤關待制宣和二年方臘亂詔以屬遠運言臘始
起青溪眾不及于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
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
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
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
治于杭州縣官用度百出達制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
贏減耗至令其總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鐵錢廢
是天下至今有後繼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鐵錢廢
累州縣搜求官吏悉行殺戮往在斷載支體探取肺
肝或聚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極毒不償怨心蓋貪
汗嗜利之人倚法侵牟豈動不知焚極積有不平之氣
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
事臣願乘採官吏察察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責
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軍先下於是劾越
州王仲彞科市民造金茶器城重軍糧券而以私錢
取之仲彞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壅塞人以此水滌滯
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較後邊以冬月以水滌滯
楚諸郡凡守帥聊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
食率凍不自聊聊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
力河不兩月舉抗入利焉徒河北都轉運使進速康
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
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進官
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選為兵馬
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師既陷兩河求和遭弟
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遠違語之曰主辱臣死吾
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負國家為國乎適泣曰
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將帥使盡括城中兵擊賊
總管遂斬以徇又呼進將往振旅有勇名亦敵
辭避固遣之振怒且懼潛乘入府遂定定奴責其敵
入振立殺之遂害遂於室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
子鉅以官淮南復免振出帳下卒諱而前曰大敵臨城
汝安得殺我父執而碎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

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欲而葬諸鐵柱
寺建炎初贈特進忠愍孝友為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
二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罵
王安石呂頤浩張憲謝克家何錡後皆至公輔世以為
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
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
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
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邈來制地似不相不試固守
不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守
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守也義不降計將安
出眾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城與金人約殺許
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賈
以士州人皆免於死

趙合巖燕懿王孫安定郡王合裕兄也初名合禔建
炎初任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圍鄂州黃州縱掠
而去合巖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
圖閣知黃州賜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眾遇過
城下招合巖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赦以酒一舉而盡
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我遇驚曰先以是試公耳
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
送至俱擊郤之板橋孔珍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
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親去詔起服時金人問孟太后
在南昌宮欲遣之徑犯黃州合巖已還道郡卒得金人
木符鑿浮江告急合巖疾趨夜半入城金人攻翼
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
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若何堅執執曰但
當拜祖宗豈能拜大覲金人怒鞭之流血被罵罵不絕
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忠忠州人乞立廟從
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
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為仁義禮
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為父符宗為兄孟亦推原仁義之
實而已何以制作為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
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廷以拓土為
功邊帥爭與利以徵賞凡蜀東西襄岷峽路及荆湖廣南
皆逼近邊蕃火賦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
縣所至驍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選
吏部員外郎京師即官起居舍人金人為新舊言言開
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為禍首若斬貫首遣人
傳送于金而可殺兵或獻議遠避重問衛士語以告于
朝廷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
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
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
以告父弟得以及告兄奴婢得以及告主矣童貫初政所宜即
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
致身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劾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
致身書舍人未嘗一日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為之倡
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為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
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
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死示必死金人疑有
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權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
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遣致虛書言
中都倚秦兵為爪牙諸夏待京師為根本今京城圍入
人無固志若五路之師遠巡未進則所以為爪牙者不
足恃而根本提矣然漢晉為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
關西復侵掠鄜延為腹背忠念莫若移檄蜀師及川陝
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至致虛銳於
出師由池池屯千秋鎮為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
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舉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既
北行重即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在軍前迎奉
未幾高宗即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夫忠有五所謂
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為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復國
之好繼唐唐之後使相倚角以緩敵勢所謂大忠者法
令滋彰綱綱綱綱軍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實刑今日之急務長
安謀帥劉峯自河東使還上亦謂可守關中者峯以重
對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元帥府乞鑿臨關中
以符策望且畫三策一謂鑿臨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
屯於漢中開關於西蜀此為策之上若駐師南陽控楚
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為進退選
宗親賢明者開府於關中此為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
城池泮洛之境據成阜峻嶺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
與又引兵南渡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蓋至永
興宜大上疏謂就陝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
金人對壘邊面巨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
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清臣備侍以守關中章凡七八
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
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為鄰關中固
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邊路帥守監司各有占據各
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
帥府令聽督制乞遣宗親賢明者從軍充事應帥守監司
並聽帥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
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
金將妻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
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

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向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遣書轉運使李唐禧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軍駕入關居建統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夫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竭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中兵不滿千固守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眾潰重中流矢死初唐禧以其書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達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換文寶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任子河南資庫庫官和問為河東路提舉解梁將與河東接壤盜賊數百為羣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眾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獻忠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為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為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與兵論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共歛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上馬分之二策十餘事主和議者皆不採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舉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為義勇分隸河朔諸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者半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疏去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越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遠率諸軍歸清池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求戰城下之圍可緩致遠以為然撤河中守席益馮湖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為率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荷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皆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大軍失利清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周轉運副使秦景詢判官官謂經略王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迥俱死之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家謀眾眾保險俟其勢衰出奇擊之轉運使秦景詢知其謀以告唐重揚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進重從之以亮為制置副使去者悉還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提舉率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進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士豪集民兵以補軍備會應募者眾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即徵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進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亮請諸司及統制備陣以下東鄉會盟亮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嘔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地始亮先出降軍機隨其後行向于眾曰敵警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國俱存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連日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備絕而後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歿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諡恭愍子昌壽

徐徽言字彥猷衛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沈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彥范純幹到帥以徽言應召見崇德殿賜武舉魁輪給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召開門祇候平陽府軍鈐轄權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河東西帳旗道徽言入其地帳旗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徽言不得還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石州靖康初遷武冀鄆閬門宣贊金人金人固太原分兵絕饒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八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范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遠糾合五路兵赴難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行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劫以便宜制河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諸備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鳳石等州教大卒乘羊皮氈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若吳堅津遵守領為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曰後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士眾報稱十萬約身後故地則秦太原為取長驅門留兵戍晉以閑侯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原野徽言其守且曰定金晉則形勝為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諸將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

將妻宿狹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適登陴以義嗾敵之可求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稱引虜言曰爾為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輩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妻宿事董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此然孤城橫當強敵相拒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傷殘遺民入河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眾浮渡西渡與金人廬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械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壘不測濶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盡開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動兵往來為游汲河金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飲奇波于河金人載矢石湮塞支流城中水之絕儲儲待浸登甍仗空敵入人備憂知殫亡無日徽言能得眾心奮枵餓餓夷之餘哀折契斷亦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寬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問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繫帛書飛箭上陰約妻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眾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伏朝坐堂上腹微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俱敵敵以手抗佩刀自擬金人妻宿得徽言所急金兵押至城下因然猶揮其威名妻宿得徽言所急金兵押至城下因然猶徽言斥日朝章親君父禮以入穹廡可乎汝汗偽官不即死死願以為榮且為敵人搖物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妻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妻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世所安勝地并有之徽言忿怒罵曰吾荷國恩死正吾所樂此勝地汝輩懼汝當親亦我不可使餘人見如妻宿舉戟向之觀其懼伏當言披袒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柳椰妻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妻宿曰爾獨何專殺義人以還爾私治其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東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頓輒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且暮登總管承認起急不宜稽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報徽言即露章劾其還援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謂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難不屈忠忠昭日月過於顏真卿徐費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貞示亦日乃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亦引引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節團練使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胡宣和未知朔寧府救太原死千陣

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請昌請賞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歛之端遠不可長士論趨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論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視甲冑冒矢石遣其弟率赴宗澤之援兵未至行在子韶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敵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韶請諸郎子家等與關門苦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問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弼字瑞極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募源對新歲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募中吏保立無微因趙明庭欲謀之因諭之曰爾輩官中吏保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謀賊不惟有爾當上功拜爵明即請行邦弼飲之厄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克為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夔諸將悉聽克節制克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湖沙克遣陳洋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突獲兵弗救洋被擒岳飛遁克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數行逼城時李悅以戶部尚書董軍帥陳邦光以顯議開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迎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悅邦光率眾迎拜惟邦弼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弼許以舊官邦弼以首觸柱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悅邦光宴堂上立邦弼于庭邦弼叱悅邦光曰天子以若拜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弼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弼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弼又邦弼不勝憤遣大罵曰若女真國中宗弼入假汝行殺汝爾敢妄得汗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田三瑋官為欽葬即其地賜廟號忠諫忠義官其四子邦弼少處鄉學日不視非禮同舍欲舉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婚館也邦弼初不疑酒數行婦女出邦弼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弼忠

節顯著上曰顏真卿與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那又為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為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三

曾志 劉汲 鄭瓛 韓浩 朱庭榮 李允功 歐陽琦 張忠輔 李彥仙 郭崇 趙立 王復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憲字仲常中書舍人革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邑八為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往為隣人料察逮捕見邑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食生事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邑八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客其屍金人去志弟朝散郎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于三賢澤澤官其弟憲子雷兄子窟皆將仕郎方遇難時雷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頌見雷亦蘇尚吹其乳那卒陳海匿室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忠從弟悟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罵眾亦劾之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為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鄆州縣奉行神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輔運使遊奕使通判陞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白改易繁辭為妖言以應靈素汲攝守下白獄靈素薦白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據史懼欲變汲責數掾史知存彈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奉取特旨以快意汲白府奏罷之宰相王勳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服之輔開奏論監達州稅欽宗召赴開汲奏願得馳驅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鄆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遠帥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鄆許與諸道連衝敵必解散致遠以書謝汲而行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焉延緒傳習撫諭諸軍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

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詔去京七百里今始至純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敵情未退乎此必金人背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汲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鄆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勸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募士為戰守計詔鄆州備

巡幸汝廣城池飾行關所以待乘輿之其甚備就加直龍圖閣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謀知鄆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奄至殺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國恩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沙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逆者從軍法眾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成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斬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橋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壁見宗印從間道即自至鼎軍中麾其眾陣以待敵至皆死敵聞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諡忠介

鄭學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深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潛司按籍督賦不少貸驥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若令約二稅為定數今不除則逾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整漕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驥條析利路經之通判官風軍改慶陽府姚公泰為慶州節度使路略司屬官錢益自渭易熙泰辟幕下地震秦隴關城六城壞驥為益蓋六城熙河重地宜趨趨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難新築六百步以控西夏堅壁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賜羅衣舊據青唐置西州董董入朝其弟益麻征走西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董賈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克征自西軍求歸賈懼事露議者希貴意欲絕之驥謂賈欺君請辭其偽賈怒將厚誣以罪會赦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學平驥按所部本忠惠時廣羅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率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驥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與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皇帝幸楊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金將裴宿犯同州及韓城驥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

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曷曰城陷驥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益感德賜賜賜節賜賜在熙河嘗推舉寧遠政和攻取建置之速為拓邊錄十卷兵將善漢雜事為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盛唐諸國人物圖畫為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迺漢巴溫董董世族為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詩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鄆州酒稅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藥聚眾閉城守戒逃門曰波登謂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請往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邑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無失者尋改知乘氏縣丞呂大防為山陵使辟為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溫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為由誠剛正有法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饗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群盜所在竄起由誠崎嶇至都城城陷時是夜復為備版築甫就賊帥李彥孫十萬眾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彥孫移軍濟陽由誠竭口饋餉軍以不之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陽京東諸郡兵驕多內江獨由誠循循有方士樂為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群盜中教授皆絕孔彥舟以郭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眾尤殘暴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為急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住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住同降害子俱與其家四口皆被執無生還者南北兩絕其孫孫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死遇令住之子彥于江陰知令住與由誠同死死葬典乃勸子朝詔贈由誠三官為通奉大夫與二子思澤

遣辛數輩說發利諸縣短長遊蠶不歸莫敢送承械致之府府為并它縣遊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廢而不行或謂示世方雷同母以此買禍示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無承此者既去數年復遇之則老稚避留如始去謂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承成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斬曰爾非郭郭郭耶

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直安中不治且難計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礮之市乃見難計朝廷負將軍手藥師驚曰何謂也承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承謂安中曰它日亂起者必此人也而安中罷承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人爭出漁水不能合金人入至城下睨觀久之而去遷河東提舉時高宗在揚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示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持角示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官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致動居亡何澤卒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德為轉運使益謙德雖小人會范瓊符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承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且擊或動益謙委城通承曰北門所以蔽寇深未彼得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則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晝夜乘城出告急朝廷先為備攻圍益斷碑殘殘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承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承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舉領朝覆故輩亦何之茲命也矣懼益謙德率眾迎承承入曰城破始降何也眾以承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承承正衣冠南拜見人幅巾不入結草曰沮降者誰承正衣冠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承狀且素問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承承嘔曰唾曰無知大業不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承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擊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

與承合者皆面勸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承博通古
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為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
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為人克
之守大名稱甚盛承嘗畫數策見之亡日問其目曰
未暇讀也承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賢驕蹇
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為
治乎充大憲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饑餓或
以兩宮北狩府承者承號絕仆地家人昇歸不食者數
日開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
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益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
城浩率眾死守城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
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浩
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家一人朝
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
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門百口皆死紹興六
年以周忠贈官

歐陽琦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
教授南安軍司錄知監官縣以薦上京師遇難及出
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調議制河北絳磁深三鎮
地講和琦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
以與人及事急會都臣議琦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
失其地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日取之曲時辛
怒欲殺琦迺遣琦奉使刺深州琦至深州城下勸辛謂
城上人曰朝廷為殺臣所誤至此吾已一死來矣汝
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
張忠輔宣和末為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
嬰城固守辛士卒以死拒敵中不可有二心忠輔
宣言于眾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給約議事斬忠
輔首擲城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
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
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
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逸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
或觸敵金人縱收取其善馬以歸嘗為神師中郎入雲
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鞏州縣募兵勤王
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
兵恐誤國書閣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
從河東軍謀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
陝以兵事見守臣李綱大綱與語壯之留為裨將成
敵逼周金人再犯汴承與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
遣說曰敵逼道險難以眾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
陝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眾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
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黃民爭依之下令
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

金人將尸放於市眾皆奮金人攻三黃彥仙戰伴北金
人迫之伏發獲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
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刷其間金
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
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
響附分遣部雲等下解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
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關上調輔臣曰近知彥
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陝州兼安
撫使遷武備節度使兼管內諸軍彥仙固辭陝州兼安
撫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自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存
亡問者感服節度使在神農山以其眾來願受節制彥
仙辭與魏州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魏州金
將烏魯散拔再攻陝州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
年悲憤悉兵自蒲解入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
大潰彥仙僅以身免投石武大夫學州觀察使兼同統
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
浚求三千騎候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
據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縣嵐石西渡河而動彥仙以
浚貽書勸彥仙可求清野掠糧保界俟隙而動彥仙以
從彥仙率將折可求眾數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
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
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燕門大作技藝潛使人絕而出
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盡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
飲至是亦盡盡急于浚浚聞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撤都
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
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
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關道阻不得進裨將郭隆昌
登城拜孫自外來援關堡僅有行者彥仙曰與金
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妻孥雅奇彥仙才嘗唱以河南兵
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昇前秩彥仙
曰吾輩為宋用安汝富貴為命強弩一發斃之設鉤
索日釣金人春新城上殺傷相當守陝者傷夷日盡
金益急攻城陷陝州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蠅左臂中
亦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
易故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
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
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
惟弟彥子毅得免承制贈彥仙武軍節度使建廟
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
使周李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陝與金人徒其
廟開州乾道八年易諡忠威彥仙而長面嚴厲不可
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
樂為用有等略者應變皆略地至青潤得遇金人眾愕
貽彥仙依山植菴織徐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
引去彥仙追獲於隘臨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

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
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其心雖婦女
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
陝遂沒將郭雲呂國登宋末買何開平趙成皆死金
贈官錄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
撓之會部隆起兵李雲往從之約為兄弟開胡夜又者眾
疆乃舉部聽命李雲嘗假夜又官夜又意不滿掠
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州遣客說以義遂
來歸雲有功官至武翼郎開門官管舍人城破被執妻
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書怨怒釘雲五日而碎
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吐血噴其面至扶眼撻肝罵不絕
呂國登夏縣人嘗為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清池
間彥仙保三黃圍登歸之功最多為愛將城垂破以兵
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固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
且死無恨劍身方卧聞城陷速起戰死
宋炎陝縣人職張命申補乘義郎先金人圍城矢射死
數百人此再聞矣以勳弩數百發每矢殺十餘人城陷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謀兵籍靖康初金人入
盜賊群起立數有功為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
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前
厄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伯先先州教
授鄭襄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
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人城未復屢勸哭手
瘁之陰結舟楫為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鄉擊斷
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計金人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為
兵遂復徐州詔授思邈即權知州事立奉為復立廟每
遇歲時及出師必帥眾泣請曰公為朝廷死必能陰祐
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奔為盜區立
介居其間咸名流聞聚遷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
將軍昌圖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克
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
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拍鹿既入城休士而後城
鐵認以立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攻城鉤取敵屍屍中
下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元兀末火歸築
高臺六合以輪輜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末怒乃設南
北兩屯絕楚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
立為徐州觀察使泗州連水軍鎮無使兼知楚州立一
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
其背立奮二刺刺之俱墜地奪兩馬而還眾數十追其
後立顧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
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
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楚間有

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萬為六其間立絕不與通
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救麥野生澤有梟突可采後首
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既陷楚勢孤孤立遠人語朝廷
告急書書樞密院事鼎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
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
願與之偕往復力解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
東海李彥先以兵至淮河承州不得進高郵薛瑄揚
州轉戰被執死先死王德至承州不用命楊州郭
仲威被兵天長陰懷望望獨海岳岳飛僅能為援而眾
寡不敵高宗覽奏歎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
論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說不行全知外救絕
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叛反獨立款
曰豈天未助乎一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
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
言訖而絕年三十有七眾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
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
聞楚之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以單騎入楚
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立家先斃于徐以單騎入楚
為人水不盡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豐色財利
與士卒均廩給每戰輒冒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
捍而斬之初入城合楚兵不滿萬二州眾不相能立
善撫眾無敢私仇視金人之必嗜齒而怒所俘獲
磔以示眾未嘗戲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
立不發書求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
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聞下之金人不取兵其各圍
既久眾益困立發焚香東拜且泣曰吾死守不敢
負國家命其眾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
累月終無至者立誓曰不幸城破必戰死決死及
陷眾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皆以虛聲降惟
太原堅守踰二年漢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為金人所
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計聞朝贈奉國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諡忠烈明年金人退得
立屍獲樓下頰骨六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為立祠名
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襄慶府
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
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都而
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罵
求死聞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
資政殿學士諡節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大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
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逵知代州尋落
階官為建寧軍軍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
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陽陽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
會州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撤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

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驥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雅願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亦內無侵死者職盡驅駭之民使遠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為賊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內艱免喪辟潼川府路都幹幹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與之同其各改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郭損為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贊聞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置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開得旨為之者令下民疑為之罷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戶稼弟定子時為總領所至管文字相與微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問稼損棄中糶市粟以食之全活甚眾損之人蜀也稼同產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棄河而逃桂如瀾鎮辟通判沔州尋徵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為門戶五州為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固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瀾然之乃粉山岩八十有四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兵丁保山岩義兵為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復弗容入北山由東道以入如瀾受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為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移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為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崖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幣廩贖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之以便宜安益昌大震稼承命趨沔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衛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為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州以入將孰禦之蓋以與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讐之豪傑聯詞以進兵氣奪矣如瀾遲疑不決連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眾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若棄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甲分甲分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瀾既罷李承也以為稼久勞請改界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瀾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遂罷

之及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宜撫使黃伯固辟稼知開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參議官原以為緩急視漢中之稼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營壘時勢艱難甲開視源守禦之規固不備具彥呐還彥呐密奏稼以直報聞沔州制置使劉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聚摩所當盡力去之日吾輩乘以入劍門乃理理劍殘招集流散民皆極員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彥呐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為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管代彥呐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論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曰沔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謀設旗鼓為疑兵彥呐至且口報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沔召小將楊何麟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宜精兵千人益之臻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臻逃其眾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成七方知沔不可守稼移保山岩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死有地也不可棄吾郡將也時亦不可棄即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子斯得侍以城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稼始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郭以募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舉士方請稼少避稼不為動城既陷稼擁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為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果贈太師稼為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吝口不善言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及視視如兼士死之日問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續齋類稿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武休開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騎入劍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回過還覆帽山至青葛壩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徵駐開州叛將郭虎蘭為陳陝之斬斬却劫肆劫友聞討其將郭虎蘭廣楊等餘黨散去微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假旗伏鼓或士卒候漸近鳴鼓張旗旗石金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葛壩前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為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彥呐俾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邊面換武翼大夫關門官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履戰有功友聞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寄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戰敵遂得解軍統制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友聞舊制利州御前諸軍統制北兵再興擄大安友聞遣權驍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權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南軍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友聞親帥帳兵及肯兒軍突出陳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難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陝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進連王資白再興又自陰山戰敵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肩州防禦使依舊左驍騎大將軍利州御前諸軍統制兼制軍馬統制關外四州安撫制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利南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開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置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與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微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況大山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眾寡不敵豈可

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然一日持小紅牌來述者七友聞諒為以寡擊眾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羅冠隆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北兵果至萬出逆敵敵將八都督擊萬餘眾逢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旗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圍擊敵後隊敵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劄軍總管趙典帥所部出水擊敵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臨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泉街夜突戰敵大風雨前軍將請曰雨不止渾渾深浸沒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任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鐵裝代鐵甲極雨滿濕不利步聞黎明大兵益增適以鐵騎四面圍魏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靈常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地歎曰蜀將軍真勇兒漢也感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夫贈大將軍友聞諡曰節節官二子承務郎培培功郎萬特贈武翼大夫忠子成忠郎

陳寅寶謀開得制威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軍地實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寶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中特以為固已而進進他郡遂無固志寅寶獨留其三子并關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過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寶微文諭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南軍退詎曰增兵復來寅寶忠義民兵與敵死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寅寶功獨告列郡北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寶不協寅寶有功尤為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瑞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南進七方關瑞未及他池皆以路梗告寅寶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寶與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死死共王事者即登高望空哭二號及婦俱死母傷於城而焚之乃朝服登樓坐閱焚香號泣曰臣始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劄而死寅寶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絕城亦折足死制

伯固辟稼知開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參議官原以為緩急視漢中之稼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營壘時勢艱難甲開視源守禦之規固不備具彥呐還彥呐密奏稼以直報聞沔州制置使劉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聚摩所當盡力去之日吾輩乘以入劍門乃理理劍殘招集流散民皆極員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彥呐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為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管代彥呐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論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曰沔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謀設旗鼓為疑兵彥呐至且口報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沔召小將楊何麟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宜精兵千人益之臻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臻逃其眾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成七方知沔不可守稼移保山岩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死有地也不可棄吾郡將也時亦不可棄即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子斯得侍以城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稼始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郭以募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舉士方請稼少避稼不為動城既陷稼擁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為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果贈太師稼為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吝口不善言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及視視如兼士死之日問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續齋類稿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置司以開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脩撰錢三千...

賈子坤字伯厚漳州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

劉知州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鼎...

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

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

家人盡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

右為之感憤汝鼎置城人善射城破被執...

而後得殺之號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三年北兵攻蜀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

承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

俱仰藥死暨既降遂引兵裝都統張柱桂及統制金...

文德戰死納溪曹領門死之嘉定四年沔州都統胡...

世全獲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死咸淳二年北兵...

取開州守將龐彥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州梅應春殺判...

官李丁孫推官唐圭瑞以城降邛州守將江彥清巷戰...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

成都被圍守備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

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繼送隆之至漢州命論漢州...

守臣王愛降隆之呼妻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母降也遂...

見殺後五年提刑袁尚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

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諡立廟又有史季儉者...

州棋棋主薄也成都之陷子良與婿楊城夫爭相為...

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職嘗招之入幕...

及以蜀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職怒以劾欲烹之職...

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為參議官先遣其家...

歸鄉里為先志先墓嘗卒迎敵死報國及北兵至檣頭...

舉官成駒先走歸舍卒迎敵死報國及北兵至檣頭...

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

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

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

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後其...

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郭死之兵...

居漢州州事到當可判官郭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

參軍趙崇政知雜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獲六世孫...

也入眉州知丹陵縣羅仲輝死之取簡州守李大全...

死之叩守趙良親率雅州守更送出戰 被圍旬有五...

日波道絕兵兵水不入口者半月至晚妻子之血卒無...

叛志城垂陷汝鼎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

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

兵趙期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啟...

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啟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

卒殺之天啟與其妻呼天大哭當馬天啟脫脫欲活之...

謂曰汝汝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

事問胡汝汝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

謂胡汝汝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當我...

拔吉平陸守將楊周德榮死之板長寧守將王佐父...

子俱死至開州推官趙廣死之至遂州轉運使羅善...

死之至順慶守將段元鑑城守麾下到涪殺之以降...

李誠之子茂發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舉第一後...

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為饒州教授丁父母...

憂廢終喪終喪終喪終喪終喪終喪終喪終喪終喪...

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為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

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飲之誠之以為授使者不悅曰...

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醜態如此誠之慨然曰使若...

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遂辭去使者遂謝罷命而...

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鄆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

攻守禦之具移知鄆州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

日備禦無素長髮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

備樓櫓築軍馬橋墩開相禁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

先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十二月金人犯淮南時...

誠之已逾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妻歸聞難作而止謂...

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疆年七十知又何求...

獨欠一死而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

選丁壯分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橋橋大破之居...

數日金人擁眾臨沙河欲渡又被之明日金兵大至決...

湍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斬...

兵直前奮擊殺其酋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又殺...

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隔木柵誠之出兵門射卻之...

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佩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

降誠之覆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其進誠之該...

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

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

敗走朝命馮樞援二郡時至境遲延不進誠之激厲將...

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力戰死...

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妻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

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樞密修撰...

封正節侯立廟于斬馘名處賜銀絹二百仍賜節婦...

功即者三贈其妻人從人上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

於難者皆贈安人從人上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

泰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新州金人犯境與郡守...

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

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誠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

巷戰死傷略盡鉅歸醫者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

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誠之鉅也...

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挈衣就...

焚而死鉅子沒先往四祖山至或還與弟澤從文俱...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州賜鉅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之二官立廟新...

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軍器輝煌星火示之軍船見火仰而迎及勢近欲合則舟皆北兵也蓋鄂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也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被擄龍尾洲以逸待勞卒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創力不支見執事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木裏合於城下曰識賊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葬順家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制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見仰所守處繼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日賀蘭擁兵坐視難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為配土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早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為艱而襄陽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為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危致命封其妻宜入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若兵勇而如義為侍衛馬軍司統制戎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為旬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南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事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馮飲血水轉戰前遇民若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諡忠烈賜賜建康神將王福見富死狀日將軍國事吾豈宜獨坐都統哉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諡善節下得士心凡賊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可攻而不破居諡善節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部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諡不吝又射勝檄入壁中居諡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為居諡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斃得之眾扶文煥以馬奔走越三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諡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曲欲絕城出居諡悉懸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繞而上居諡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漢樓樓火延數民居居諡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置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祀所

陳昭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為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胸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守趨與壁走匿郡人錢嘗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為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嘗知常

州師勇復常州走錢嘗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嘗以入嘗以昭入任邊知兵辟為通判或謂昭曰今辟雖有辭矣昭曰邦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置妻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為之嘗入常甫十日餘日大軍攻常昭等率義兵戰敗呂復祖冬不能下以書言常城中虛實遂急攻之昭等晝夜城守昭之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昭與嘗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官太府寺丞昭幹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塚水為陳矢盡亦不降城破嘗死之昭猶猶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昭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昭節度使節制希得贈太師昭重寶章副並官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為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遣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歸安上疏乞募兵為捍禦授開門祇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風風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世傑守節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城素惡安節等桀驁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召降不降丞相怒屠其城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皆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為鎮州三若巡檢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准將張全廣將未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通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鎮州四指揮軍亦通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背如蠅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軍馬被田二子贈田二項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徙江高祖升起進士為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拜之與父俱死曾祖徙家衡州遂為衡人芾生而總警少自樹立名其齊曰無暴業襲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芾齊初以洪補南安司戶辟邵陽尉出振荒仰有聲攝邵陽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職官時盜起永州賊之歲餘不芾與參議鄧珙提三千人破其巢禽賊魁將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籍籍出賦不避貨勢賦夫均入朝羞知德清屬浙西德清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扇民為亂民蜂起附之至數

萬人遺芾討之盜聞其來東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承入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浙西亦多盜芾久太湖中葺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甚處丘書院以祠戶歸置學官親為學問以前之學者無甚顯咸淳元年知臨安府賈質似道當國前致芾事無甚顯咸淳元年以書往復辨論竟諸法嘗出開火具民有不為其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宦臣黃萬石誣以賊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為湖南提刑時鄂縣盜擾民多奔竄芾命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隸令曰作亂者斬械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士豪尹奮忠為之勸尹召民兵兵集衛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若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幸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為聲援繕器械時鄂州糧糧木竹皆命劉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其陳元自咸陽歸秦諸將之成潭推誠任之皆得其力大元兵入潭潭海牙既下典陳分軍成常德遇諸蠻而九月再調陳明出禦兵不及帥兵禦之于湘陰與戰死九月再調陳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城帶帶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學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者芾殺之以狗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瘳風不能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汝夕大兵登城城少却旋蟻附而登衛守尹毅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爵之因留質在會飲俾各握手書盡忠字為號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池池死芾坐熊湖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編刃之大芾亦引頸受刃忠繞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女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多舉家自盡城無虛壁且繼林陳德孫皆死潭民聞之乃眾家自盡城無虛壁且繼林者累累相繼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憤憤將奔閩中道殺死事聞贈明毅大學士諡忠節芾初至潭潭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

不死二王悉詔入閣官之芾為人剛介不畏強禦辦事精敏發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即之溫然無餘一養小善亦極優獎焉之平生居官廉及擢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譚之宋以詞賦試李年推開浙賦擅四方慶與同郡那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為賦體最為務與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湖賦與閩浙頗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收傭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仿者不請諸生降著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中饋早作必冠而後出推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語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為參謀共畫策禦賊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城兵不至至殺知城危與妻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誰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藉薪屑戶朝服望闕拜乞先取臣官告身死之即縱火自焚隣家闔門火城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發正冠冕勇危坐闕門少頃皆死芾聞之命酒爵殺日尹務實勇也先我死義矣務實殺也初潭士以若學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并湘西藏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藏書院舍生潭人為三學生兵與時三學生聚居州學捨不廢業殺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泣死義者

復州司理參軍常禮觀察推官推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遂求上微服德為其實決之入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德為帥實授法士常試以雅事寔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入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推上流表裏漢西控已蜀南扼湖廣兵民難處庶務叢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與諸生講學又取荆官開田增益農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操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初起復奉議即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竟有心計善

開明書店 5633

出奇應變帥府機務第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
 數日西北隅破遂虜兵巷戰抵暮增築城比旦城復
 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遂赴水死妻妾救無
 及遂皆死

趙即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為遂寧
 州司戶瀘川簽判宜城宰案以節行稱中論罷罷咸淳
 七年起為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
 起宗棄官去卯發擢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夏貴兵
 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散明年正月大
 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卯發發憤與將士共
 視林不能言有問以親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視
 身也此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
 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
 置酒會親友與飲謂其妻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
 當去汝先出走羅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
 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
 能也羅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
 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凡
 上曰君不可破城不可降夫妻同死卯發成雙又為詩
 別其兄弟與雍盛同縊從容室死卯發始為其室名
 可以從容及兵遂領客室中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
 客問其故曰古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始其
 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
 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為其官舍合葬於
 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羅氏贈
 順義夫人錄二子為京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友有言其過者
 輒喜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賂貴之者震內陳諫中
 已而于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
 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
 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游說友尹京特買似道勢
 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慮會府有具獄將賣辟震力
 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歲議六年江
 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
 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
 具奏復其身更感其誠事為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庸
 童牧牛童逸而致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投火中以詰
 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獄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
 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關
 陞辭似道以類田屬震謝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
 之趙具有守阨甚甚橫震遣史捕治似道以書營抹
 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聖効去之咸淳
 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與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
 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賊夷出治兵
 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使使人入餽取降款通

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飲白金酒備降禮餽萬士皆
 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怖生負國郡城中少
 年咸感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謀出降賊真獄中明
 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過去震盡出府中金錢
 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眾懼不能戰北兵
 登陴震遂潰震入府中王芝堂其僕前請曰事危急番
 江門兵未合至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
 我若從爾言得不出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
 復啟言皆言有頃兵入執震鎖系上使震與震相牽
 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華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
 判官郭宗簡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簡號
 襲忠官其二子震客馬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斬之
 守閩之新驥皆戰死

趙興輝為副秀王德祐二年為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
 立勇楊亮節居乘中乘與輝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
 遂犯忌嫉諸將俱懼之未幾北兵逼浙東有劉更生之
 瑞安與守臣方洪共其任備禦朝臣言與輝有勇與生之
 忠曹王阜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君益急卒遣之瑞
 安受圍城中危急留輔以死守小枝李雄夜開門納
 外兵與輝洪率眾巷戰巷敗被繫文炳問之曰汝為
 秀王耶今能降乎與輝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
 死分也尚何問為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又有趙孟錦
 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為將在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為
 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為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
 大霧來襲俄霧解曰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遂之登舟失
 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不相容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功累官至淮
 東轉運使德祐中成銀樹騎兵敗與其妻俱被執至瓜
 州元帥阿木使淮招李庭芝許以高官淮陽許諾至瓜
 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
 棄屍江濱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
 忠義六

- 趙良淳
- 徐應鑣
- 張珏
- 姜才
- 張世傑
- 陸秀夫
- 馬傑
- 陳文龍
- 鄧澤遇

鄉先生僕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
 于入薦舉初以蔭為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淮
 兀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文薦辟之卒不
 振按考舉及格收分宰縣分宰江西劇邑俗尚誇訐
 良淳治之不用刑罰不任吏胥取民之效孝者身親尊
 禮之至甚其繁者乃以法俗為少革積滿特差權江
 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諭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
 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謀棄建寧於內都督呂頤浩遂
 除良淳史安古先使知州李庚通百事廢廢良淳聚
 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賊饑民相聚
 為盜所在蠶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為盜哉
 時賊未早故相率到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眾皆
 投兵散歸其不歸者眾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
 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出入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
 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
 因以應之朝議尊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

良淳直秘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劫掠良淳捕斬
 數人臬伯中兵稍戢去平江潰兵四出劫掠良淳捕斬
 淳焚去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
 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眾城守夜就發舍牌
 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與國定援宜典與已危不敢
 往乃知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為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
 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成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
 外兵兵入城呼曰眾散元帥不殺汝汝是眾號泣散去
 良淳命車歸府兵止之日事至此待即當為全計
 良淳比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縊有兵士解救之
 復錄眾拜泣曰待即何苦自縊之猶可求生良淳叱
 曰我豈逃生者耶眾猶環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
 為亂耶眾涕泣出復殺殺而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人
 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制制置使汪立信奏辟
 道隆為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千計入
 俱去江陵趙孟傅為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為提
 點刑獄時文天祥既至平江潰卒四出為浙西患苦安
 古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與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
 通范文虎程鵬飛合管間道隆遣誘降降焚黃車使
 絕不通議由大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劫木即日乘舟出
 臨湖門泊木村郡守趙良淳既死德祐二年正月朔
 旦追兵及道隆江陵戰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穀粟
 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臨內閉守者少急赴水死長子
 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諡厚
 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承三日宋亡
 姜才涿州人貌短髯少破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
 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入官為通州副都統

時准多健將然孰雄誰輸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
 恩至臨陣律律舉其子當敵回白事才望見以為敗
 也故馳劍逐幾殺之買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
 先鋒相拒于下家洲大軍設砲架鼓擊軍營江濱中流數
 千艘旌旗聯鼓而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
 遽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謂曰步兵師通矣於是諸軍皆
 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為三艘陣逆
 之三三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騎馬橋日暮兵亂失
 實才力才披矢揮刀而前所射擄易而北大軍擊之
 白楊子橋驚風洲東北跨橋頭向黃塘西北至村務
 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
 使及一閣門官質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
 之復以兵行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濼國
 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將士出奔之將士皆感泣
 乃盡散金帛騎兵以四萬人夜擄瓜洲戰三時眾擁
 國公逃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吾寧死豈作降軍耶四月才以兵攻潤頭橋五
 月復攻之騎隊連戰止乃舍騎步戰至六日護帥以歸
 楊家盡戶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四月護帥以歸
 楊家盡戶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四月護帥以歸
 楊家盡戶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四月護帥以歸

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七月益王
 在福州以龍神四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
 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及閩泰州使使者
 招之降才不聽阿木驅揚兵士妻于城下會才疽發
 背不能戰諸將遂閉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枕之
 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諒為言阿木責
 庭芝不降才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曰木怒尚之
 揚州才臨刑復責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擊不魏丸
 邪有洪福者復責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擊不魏丸
 邪有洪福者復責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擊不魏丸
 邪有洪福者復責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擊不魏丸

統制鎮江黃降福與子大淵大淵下班風候彭元亮
 統制軍復之右右武夫夫知鎮軍費既臣附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新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執福父子
 屠城中貴曰殺大淵大淵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
 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何至告人求活那及及福
 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間者流
 涕

馬傑若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而傑
 與其兄楚特顯咸淳中堅知欽州徙知世地接六部
 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鎮鎮諸蠻
 及治閩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關安南不敢入承
 平諸峒皆上服順邊陲晏然廣西西路李興上其功加
 開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

堅因留靜江總屯或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暨發所部及諸嗣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暨馬坑斷諸道大攻取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通融桂夾攻暨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暨發將士攻三月暨發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東隅陷甲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插攻東門破其外城暨閉內城城守又破之暨率死士巷戰刀傷被執殺之斷其首

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守鄂州世傑以鐵短鎗兩城夾以砲弩其要害皆施校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擊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進入招之不聽丞伯顏顏揚攻嚴山隘諸舟自唐港溢入漢東攻鄂州降世傑多所部兵入街道復使魏州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勸王不至獨世傑來下款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軍使魏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此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淮山台以十舟為方疏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示以必死死元帥阿木載殺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砲砲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罷龍神衛四都指揮使十月進松江招討使收制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為保康軍節度使安世江等亦召入衙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

師濟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圍再舉似道然之時姚善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善守常而以張善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馬陷臨漳中見魏呂城太守常州勢益逼范文虎來論師勇伏弩射之常受圍數日援兵絕有羣鴉飛鳴繞城衆惡為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壁墜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闕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關淮兵六人反背相往殺敵十人乃燈師勇從二王上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頓頭絕酒卒于鼓山

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徐應鑣字巨翁衡之江山人也為衛軍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松女元娘共焚其女天不祐社稷為墟應鑣死以飛利應鑣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累王作配神王與王英靈永承無數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薪諸房書箱箱四圍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觸視之應鑣父子僅然生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城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嗣前井中皆備立矚目而如生諸僕為具棺殮殮之西蜀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奉節昭閣修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等率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略私諡曰正節先生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廣州佑為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廣州駐劄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閩門宜贊舍人為江西西路總兵冬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明年二月朱禰孫道高世傑取鄂州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別戶口兵盡潰半入江西西路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與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運糧佑不從乃調佑兵長聚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與槃已降都統夏竦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受提兵還撫州佑率眾逆之進贊兵兵來呼曰降者乎問者乎佑曰問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眾咸憤厲自辰戰至日辰佑而中

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報却之因徙嶓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王孫王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魏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兩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屋山八月封趙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襲廣州覆敗積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屋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無能進退蓋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世傑曰不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乃別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木砮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拘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吐世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榜命以官使三招之世傑屢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

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郎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後屋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姓名龍不能承其祖德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白昔十數年似道所制臺諫皆聞臺中丞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蒙似道始行于文龍為之獨不呈蒙似道疏以不可似道怒殺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充文虎總帥無功似道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夫襄陽今反見用是當謂而實也潛孔與小子何以任大關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逆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潛清最先遁以文龍從之皆通逃梅不用文龍之言起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檣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反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檣以為可宜中以不

無所知名既思聰見而奇之之呂文德文德名召為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遠振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貴似道入黃州戰蕪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謂世傑與夏貴赴

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勇者廣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

向公卿難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難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通以逐相疑營壘若此其後宜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黨虛焚而後安是中外舉違文龍至泰知事未幾降事已不可為矣是中外舉違文龍至泰知事未幾降事已不可為矣是中外舉違文龍至泰知事未幾降事已不可為矣

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桂前守漳有恩信

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怪入招撫之怪至民皆頓首謝罪與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手軍亦許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福州王剛中遣使詢與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圖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軍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港孫開門降能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與化印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繁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家數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潘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與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鄧得遇守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守薄敗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應麒赴援嶺南而得遇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應麒代聞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靜江被得遇斬南望拜辭書稿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溘死彭成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件俗優故悠悠故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字玉璣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威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為四川趙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按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奩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連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守守四年千子儼餉至虎相山為東川兵所得儼以書勒千降朝廷乃以玘代千玘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節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楫夫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間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粟萬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玘遣其將史紹王立以死士五十弩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康重慶夾攻出合城下玘砭舟斷江中為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玘用二再生策徒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禍玘甚玘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

米再期公私兼足九年放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腹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圍制統軍率諸翼兵以策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玘不可曰蕪青平母德彰城廷帥勤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腹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菜口潛師渡平陽進攻二城其資糧器械越越七十里焚船塢統制周慶戰死馬驥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宜使德祐二年陝西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蜀蜀道斷不得達六月督萬壽以嘉定及三壩九項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滿敘長寧富順連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糧盡玘環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日為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安無到才恭謙馬高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玘結連士劉霖先坤朋為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玘入重慶為制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玘遣張萬攻立立存其僚屬為巽午等立復合兵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瑞以歸玘以統制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玘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治兵拔石門及巴巫岩獲將士百餘人解大牢圍攻破十八重明年六月王張德潤復被涪州執守將馬瑄瑄先馳在重慶月守城德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曉至郡快不快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歸語之曰君子鴟飛為參政矣早晚可會眾也曉曰我孰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被殺守將上官慶十一月瀘州食盡入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木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玘不從十二月瀘州降將鮮汝忠咸淳皇華總管守將馬瑄瑄使包中巷戰死至元十五

年春珏遣韓誠李讓將兵由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涪州府統守將鮮龍湖北提劉道立與制置葛官趙西泰皆自殺玘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兒戰狀桑璜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玘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玘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願夜開關西門降玘率兵巷戰不支歸索楊飲左右匿楊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州道大憒奈其舟欲自沉舟人奪舟擲江中玘踰躍欲起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州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瑄自經死張萬張也嚴出降進攻合州城外城三月以報所事至是玘得老庶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死以報所事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玘乃解弓弦自經自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修重慶人進士以上書

迂賢以道被謫德祐初起為太社令湖北提刑使劉趨諸將入衛至重慶則皆萬壽已降玘方城守為後圖立無以復合還至涪沉水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一十一
忠義七

- 高敏 景思忠 弟思立 王奇
- 蔣興祖 郭淵 弟友 弟英 弟革
- 李翼 弟友 弟英 弟革
- 陳萍 黃友 弟英 弟革
- 劉惟輔 高子 弟英 弟革
- 劉士英 弟英 弟革
- 黃 弟英 弟革
- 楊科中 弟英 弟革
- 司馬夢求 弟英 弟革
- 孫益 弟英 弟革
- 孫益 弟英 弟革
- 吳楚材 弟英 弟革
- 高敏 弟英 弟革
- 蔣興祖 弟英 弟革
- 李翼 弟英 弟革
- 陳萍 弟英 弟革
- 劉惟輔 弟英 弟革
- 劉士英 弟英 弟革
- 黃 弟英 弟革
- 楊科中 弟英 弟革
- 司馬夢求 弟英 弟革
- 孫益 弟英 弟革
- 孫益 弟英 弟革
- 吳楚材 弟英 弟革
- 高敏 弟英 弟革
- 蔣興祖 弟英 弟革
- 李翼 弟英 弟革
- 陳萍 弟英 弟革
- 劉惟輔 弟英 弟革
- 劉士英 弟英 弟革
- 黃 弟英 弟革
- 楊科中 弟英 弟革
- 司馬夢求 弟英 弟革
- 孫益 弟英 弟革
- 孫益 弟英 弟革
- 吳楚材 弟英 弟革

子珂諾城遂定河州骨與羌力戰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詔言其忠勇進知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賜緡旗朱甲又遷四方館使河州閣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未有官舍命其弟思道為秦州判官以便養立直不遜思立兵發後其弟思道小校七人以書抵思立言通思立之志思立不聽自將中軍使存寶及魏奇為先鋒王存將左翼將石鬼章眾二萬分三營以抗官軍戰數十合從山下圍中軍他將王寧李元凱沒于陣思立存寶潰圍出眾將多傷諺曰日暮兵疲宜移屯東岡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創重獨徙其軍方遣之而後後兵亂前入望見亦皆潰思立已聞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羌數千人無我者今敗矣當自到以謝朝廷眾止之少頃再戰遂死時已除忠州防禦使會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輕敵致敗不復贈官

王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傳營湖北漢洞以為將嶺降其酋舒光貴得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如京副使為湖南都監從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日會賊將費萬夜以眾竊出河泥阻賊沒經略使移書迫奇奇不能進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為焉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蔣興祖常州興典人之奇之孫也以陸眾調饒州司錄陸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料史卒諡鐵良益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府武陽縣武古傳浪沙地上脣鹿惡大河薄其南管積雨汎溢堵與興祖躬親救護宿其上下獨四旬不以不治治為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使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狗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詔贈朝散大夫

二妻及子相繼以慘死詔贈朝散大夫

郭德順中安堡人從軍積官至武經郎為潭源第八副將全人犯陝西渭帥以下板降御濤不許病去帥惡之傳致以下罪之獄官使俱降濤而呼曰大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兩貨當許于地下耳來觀其語即殺之建炎三年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

以忠勇為潭源第一副將步兵打人於華亭數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為所得渭帥既降誘以甘言許復進官秩不肯從賊辱之帥不勝忿斷其脛以狗經日乃斬之後贈武經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國初勲臣延祥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讀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潭源軍以求義即

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解遠州之圍使粘罕軍
見之延拒拜責其貪利敗約詞重氣勁粘罕少屈為
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欽宗開封地與不割地利
誓對曰金人有吞嚙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為備
詔以為武功大夫閻門官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
遜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幸幸
秦州又乞出城却使之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
衝突尾髮應援可一戰而勝時眾言已入皆不果後金
兵攻安門與道度璋言之守將使洩洩河水以灌

之不聽及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
營革以為應其計往請叔夜夜欲身見其大酋計事叔
夜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還內二則金騎歸
三則革死叔夜夜不報上皇太后太子出郊革曰
孫傳乙乞之不得乃與傳謀於啓聖僧院置板橋局募
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
營久而立張邦昌之謀革謀先誅范瓊革以三月八日
起兵謀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軍士數百人排闥入言
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革乃披甲上馬至威豐門
四面皆軍黨給革入帳印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
引經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

李翼麟州新泰人宣和末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岢
縣全人取財守將綱本進來論降翼麟射却之帥士卒
堅守翼麟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翼麟引金入城
翼麟身擁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首陷軍獄臣之怒罵不
屈與縣令李登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問城將官折
可與同死之既駁者與化軍人紹聖元年進士為河南
府少尹金人犯京師率所練兵擁護神御殿袍神御駕
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

趙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既長遊
序序月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
為都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刺賊丁
一箭眾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御之策悉委
士隆賊三旬不退士隆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
者應募獨持槊絕城下擊殺數十人賊眾披靡乃選壯
士數百人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
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
連兵數萬道其黨馬進園九江守臣姚瑛明士隆及
副鈐轄劉紹先崇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
帥呂頤浩屯郵陽既而南康與建武帥使楊惟中兵
會遣統制巨師古授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聖元年正月
詔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入辭頗言成兵衆高宗以立
功後棟權受命未至城已陷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捍賊
百餘日城中食盡衆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殺

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眾號呼曰無殺我趙鈐
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義欲以為偽安撫使士
隆怒罵曰賊欲屈我耶除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
殺我義不苟活汝輩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夫
十二級愍其苦汝輩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夫
官其孫二人士隆六子皆有文行不意不忠不孝不
不慈不隱不忠不孝不慈不隱不忠不孝不慈不隱不
士真士道皆以死事聞

士醫在秀州兵馬都監建炎四年元木入州士醫乘城
拒賊城陷死之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真權知陽信軍寇到滿至士真拒之兵潰滿執之去
刺門遇害後贈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
士道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紹興五年馬進寇江州士
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道避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二五史宋

上元丞趙壘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官其家一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二五史宋

進榆次十里而止友巫白師中地非利將三石面受敵論
不合友仰天嘆曰事去矣追馳兵果四合矢如雨敵
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放汝友厲聲曰
男兒死耳逃還書帝書萬夫謀畫機密出入意表嘗語
八人友體貌偉雄帝嘉其忠謀畫機密出入意表嘗語
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警告警馬革
裹尸乃吾志也他日收吾骨足心黑子為識也其忠誠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開明書店鑄版

5007

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查明與權府事劉運分地而守... 守之明當東望空實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城陷... 守之明當東望空實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城陷... 守之明當東望空實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城陷...

士以菽粟雜菜糞食之微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半金人不敢犯諸陵昭陽軍各名護子... 守之明當東望空實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城陷... 守之明當東望空實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城陷...

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鄆縣萬念不食... 須之得將家眷百餘人... 須之得將家眷百餘人... 須之得將家眷百餘人... 須之得將家眷百餘人... 須之得將家眷百餘人...

境所至騷動候機遂周取所授文書... 境所至騷動候機遂周取所授文書... 境所至騷動候機遂周取所授文書... 境所至騷動候機遂周取所授文書... 境所至騷動候機遂周取所授文書...

劉士英宣和間為溫州教授方臘... 劉士英宣和間為溫州教授方臘... 劉士英宣和間為溫州教授方臘... 劉士英宣和間為溫州教授方臘... 劉士英宣和間為溫州教授方臘...

昭遠至洛陽以成池池界投武... 昭遠至洛陽以成池池界投武... 昭遠至洛陽以成池池界投武... 昭遠至洛陽以成池池界投武... 昭遠至洛陽以成池池界投武...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凌厲任字公弼...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王遊字純父...

翟典字公輝河南伊陽人少以勇... 翟典字公輝河南伊陽人少以勇... 翟典字公輝河南伊陽人少以勇... 翟典字公輝河南伊陽人少以勇... 翟典字公輝河南伊陽人少以勇...

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 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 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 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 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

楊祥中與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 楊祥中與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 楊祥中與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 楊祥中與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 楊祥中與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

林宗齊承福人失其姓名父自經... 林宗齊承福人失其姓名父自經... 林宗齊承福人失其姓名父自經... 林宗齊承福人失其姓名父自經... 林宗齊承福人失其姓名父自經...

子峰帥鄉兵時出授之進權... 子峰帥鄉兵時出授之進權... 子峰帥鄉兵時出授之進權... 子峰帥鄉兵時出授之進權... 子峰帥鄉兵時出授之進權...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儒科建炎...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儒科建炎...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儒科建炎...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儒科建炎...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儒科建炎...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

乘勝取之垣曲進至米糧川... 乘勝取之垣曲進至米糧川... 乘勝取之垣曲進至米糧川... 乘勝取之垣曲進至米糧川... 乘勝取之垣曲進至米糧川...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

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 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 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 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 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伯通字仲英...

孫益楊州泰典人少豪俠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薄... 泰典城下縣令王燦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 蓋率眾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王令君... 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為一死... 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時統領緒賴... 俱歿死事贈益係義郎承節承節各官共一入...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 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元不殊以兩手自摘其... 首降死

曹琦蜀進士也知南平軍亦被執脫身南歸制置辟主... 管機宜文字閣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 年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時江西制置使黃萬... 石走邵武遂歸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濟師萬萬... 不許而授楚材勉功即權制置使計議官以安之且戒... 勿典兵楚材不聽二月己亥自領村率眾晨炊募食將... 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北兵三道蹙之奪其... 長梯鐵鈎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 帥府承制遣楚材宣議郎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俾聚... 軍圍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材既失且之援大元兵誘... 降其眾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為人所執及其子抗登以... 獻郡遺錄事妻南良訊之曰汝何為錯舉楚材抗弁乃... 不赦不錯如府錄所為乃大錯爾府錄受宋爵今乃... 為敵用事還身之線絕自何而得吾一節備特為忠... 義所激為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也南良愧而語塞... 及吳復為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蓋... 王立于福州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即即武境上立廟... 賜名忠勇

李成大字質夫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從子也... 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 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 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世襲祿榜不屆遂... 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矣曰子為文獻臣為君死卒... 殺之事聞贈朝大夫直秘閣諡忠節制日外難方熾... 據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於前子... 繼於後如晉卞氏可無復乎通直即知鎮江府金壇縣... 兼弓手若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 以沒其身疑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任為鎮江錄事... 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道統制官石祖忠舉城... 降居仁見執押使降居仁曰吾固知屠數窮而世運更... 也遂可失忠義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之何憾竟不... 屈遂見殺大師至聞居仁死時語歎歎之為悼敬使人... 護以還其家游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為

立祠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一十一
忠義八
高承年 柳嗣復 項德 丁仲 孫 趙伯振
孫昭遠 曾孝序 趙伯振
王士言 劉公明 薛慶 孫 譚 丁元
宋昌祥 李政 姜 綬
劉 興 屈 堅 王 琦 鄭 單
姚 典 張 聖 孫 逢 李 照 趙 俊
王 拱 劉 泰 陳 亨 祖
姚 邦 基 劉 化 源 胡 唐 老
王 倚 木 劉 晏 鄭 振
孟 彥 卿 高 談 連 萬 夫 謝 卓
王 大 壽 薛 良 顯 唐 敏 求
王 師 道

高承年河東善官也為麟州都巡檢王贖取青唐承年... 總蕃兵有先鋒驍入進川而宗哥叛承年以干騎直抵... 其城開首章峽路以振兵結陣還青唐羌寇甚急復... 擊之去酋南履姚雄走叛師至戴溪南宗望履少却承... 年領勁騎斬羌為二乃退復與李克保敦谷又戰于乾... 溝單馬拔矛刺羌酋斬斷萬眾之中斬其首餘眾皆... 遁已而脫授自乾溝通都州承年佐瞻拒守及雄棄滄... 鄯皆以承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蔡京議復兩州王... 厚使承年帥兵二萬出京關王克安川堡遂至淳即知... 州事自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為熙秦兩路... 兵都統制將前軍駐宗哥北溪陰羅撒卒精勇拔高阜... 欲衝官軍承年揮選鋒突陣師棄之羌大敗遂平鄯州... 遷賀州團練使知其州溪險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眾... 逼宣威城承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遂羌帳下親兵皆承... 年昔所推納熟戶也承年不之備羌遂執承年以叛遂... 為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 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殺也殺也我厚實主... 其事而謀策皆出承年乃劾承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 故贈恤不及云承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贊所著書... 諱闕作元符隴石錄不以棄滄鄯為是故蔡京用之雖... 成功竟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欽州休寧縣方臘黨破... 蕪州復使降而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 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

為荷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懼屢言何不速殺我賊... 曰我縣人也明府幸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 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眾赴功守備略朝廷... 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秘閣權知睦州書為賊所傷自... 力度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卒
宋放字庭賢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即知刺縣方臘... 既陷欲誅刺衝要田人第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 遁放遣妻于浮海歸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 隊伍為謀備計俄而盜眾大至躬率壯銳目矢石難頗... 殺獲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錫上其事詔贈朝散... 郎錄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溫州人方臘黨命道安陷樂清將渡江... 巡檢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 渡八接橋橋斷馬顯溺死賊至執道復祥遣朝褒迎戰... 數十合褒死之仲修帥鄉兵禦諸樂灣鄉兵失據而散... 仲修以餘兵與賊戰力屈乃死
項德發字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源明年... 陷慶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 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重奉北捍王國大小百... 餘戰出則居邊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倭賊不可勝計... 賊目為項鴻子聞其鉅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承諸縣... 而官兵至德引其眾欲合會賊德銳之黃姑嶺下德... 戰死邑人哭聲震山山谷同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 孫昭遠字顯其先信州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 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州天興縣河北山東... 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 元年召為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潰欽宗遣... 折彥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西京留守西道總... 管王襄從治襄漢授昭遠西道總管道收濟卒至京兆... 遇承陳路安撫范致虛會諸軍人援昭遠皆其進且微... 帥席使出師慶慶帥王似熙河王倚各以師會經原... 有八疏劾之合諸道兵得十萬命馬祐昌使昭遠二十... 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人戰敗京師陷遂使至大元帥... 府建炎元年還河南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 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 攻昭遠遣將姚虎拒戰軍敗復死昭遠命將官王存奉... 啓運諸般神御間道走行在全益益職昭遠戰不利其... 下欲擄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 此時報國而去何為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 免者四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至陵補將作監主簿監泰... 州海安鹽倉因家泉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 關與蔡京論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流通取民膏... 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街之時京方行結羅依羅

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為邦本... 一有進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 追逮其家人銀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候僕軍期削... 籍寃積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 州復以論蔡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 前於兩山間作巨木橫梁以守孝序夜遣兵擊軍後直... 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進顯謨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備時全數有數年之... 備金人不取高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升康殿學... 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 士兵趙晟聚眾為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 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欺欺卒奪門斬... 關入孝序出據臨事顯目馬之遂與其子宜教即許皆... 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 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與宗亦死之... 後贈孝序五官為光祿大夫諡成愍子許承議即有常... 朝散郎錄其家一人贈侃與宗二官官二子
趙伯振太祖八世孫宣和六年進士靖康末為鄆州司... 錄捍禦有功上聞之就逐直秘閣通判州事建炎二年... 金人犯鄆州守臣董革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 巷戰中流矢墜馬遂遇害事聞贈朝請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舉進士累為宏毅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 河東廉訪使方臘為寇請擇材略之士馬熙載薦為... 東南防秋三將首解嘉興之圍靖康元年詔以浙西兵往... 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必... 死他將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親率持朝歸報甚戰而... 死康允之上其事贈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 人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孟縣主簿請康間金人犯... 河東令兼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 陷不屈于承為唐州司中丞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 中贈公明事耶
薛慶起羣盜據高郵兵數萬人多驍勇敢戰能以少擊... 衆附者日多張浚聞慶無所係屬欲歸慶下親往招之... 慶感服因使守高郵尋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 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還自浙屯天長六合間慶率眾... 劫之得牛數百悉賂佔分界民之力田者金人欲自運... 河引舟北歸而趨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金左... 監軍昌來見元末欲會兵攻州真揚撫郭仲威聞... 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 慶怒曰出揚州門即我為先鋒汝當繼後上騎馳... 去平曰此豈西門時耶我不滿百戰轉上馬三騎... 人仲威遂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 皇隆馬為金追騎所獲馬藏揚州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

一一一五史宋宋史列傳第一一五七頁開明書店鑄版 5969

太尉其死子金人殺慶承州陷計聞贈保軍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碩人
孫輝為泗州招信縣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守呂元問瑛英淮橋通金人由招信將渡淮輝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金人莫測其寡寡相持論平日以疑兵際驛自上流渡兵驛又戰且卻城破竟死于教書樓

李觀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居雲擾土當捐軀為國截大恣安能咕嚕章句間效漢丈夫哉岳飛奮師平國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于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輝麾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觀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楊照者涿州將官也金人圍城急照躍上角樓刺賊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供中流矢卒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圍元大請其徒勉以就領丁元一舟二人皆死詔贈承信郎錄其後

宋昌和州人皆死也建炎二年元末和州州人推昌祥權領軍事率眾堅守金人圍之數匝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率勇忠憤共激士率晝夜備禦不少怠聞數日軍士胡廣發弩中元末左臂元末大怒飛砲雨集徑登弩發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祥與權倖唐環歷陽合卷署司戶徐就縣尉邵元通及立廣皆死權樓上礮裂以狗軍士多不降潰圍西出保麻湖水岩推鄉豪為統領聞於朝遂以趙霜為和州鎮撫使昌祥環等統李通各將官錄其子弟

元通為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黃州駐劄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師勦王金兵來攻攻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屬攻城皆却之夜擣其營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就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攻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十有數人皆以濕襪裹身持杖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權知州事單某者不降自經死

妻殺處州麗水人金人再犯京師內外不相關朝廷募忠勇士蕭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綏以忠翊郎應募乃到殿前書下南壁為通騎所獲厲罵罵罵遂被書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劉宣為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親書密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獲擊之其家屬配曹州
屈堅為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

堅引所部救之為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為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也金人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王琦為弓門營巡檢建炎四年金人還自黑河崎擊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號阜昌眾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章承壽者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即世堅救之同死張浚以言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鄭軍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軍卒旌旗雜山谷間金人迫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即貫死軍號泣指所坐黃金釵道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軍卒小舟與其妻並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軍豈北而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軍屬辭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董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董累贈太師奉國公董奉國夫人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節即世堅初張琪聚兵歸東京留守宗澤與往從之又從琪依劉洪道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豫州呂頤浩招降之琪既歸命而中變執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與監論所部統帥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願浩願浩義之請于朝授武義郎張俊軍中復從劉錡于順昌復宿臺下城父承城臨渙縣縣朱家村遷武畧大夫戰淮壩有功授右武大夫累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與諫都統王權麾下過金兵五百騎于蘆州之定林與戰卻之生得女直鴉殺虎金兵主亮在壽春江淮淮制置使劉錡命權將兵迎敵權怯懦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蘆州及金兵渡淮權遣與拒之而退和州與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金人以鐵騎進與與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山山巖兵自衛與告急數不應統領戴卓帥馬軍引避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權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權以誤與與往奔之父子俱死焉事聞詔贈秦州觀察使又特官其後三年人即其若立廟復准西近立廟敕所賜額旌忠興開禧元年戶部侍郎趙善昂言近守邊漢詢訪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百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與忠勇如此宜加爵諡於是賜諡忠毅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時玘與制置京西玘以眾屬焉金兵長驅渡河玘禦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

成州刺史董先為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目矢石為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眾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從騎不能屬馬至四皓廟金兵數百戰九捷追至試劔關爭門跌死者百有明年春僭先歸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偽齊經畧司李諤屯渭北與金將折合字董相為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史士驟奮戰于與平陽陽渭石水龍谷時劉豫據京師先車之食偽降澤不挈家夫人如舊據州使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人倚玘據州使為意堅玘忠之會別將董道自商州來倚喜曰廣與我善今以兵來我贊我也乃與董謀害玘董陽許而陰以告翼日倚詣玘謀事玘叱責以董與我推官宗僞僞斬之先是豫遣人持詔諭論以玘為商鞅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玘因使其至是并戮之於是偽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阜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營奮忠兵貫甲精騎三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重進去便宜升義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偽齊歸還玘至是就位時人美之初翼與既死朝廷命其子玘璠至是琮言于朝翼授玘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聞玘于唐郡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詔先一行並聽神武軍統制玘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果功進拱衛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玘付史館賜褒詔進規衛大夫三十二年領管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人鐵如雨玘戰于城北三里塵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賊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城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後九年廟號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陳亨祖者准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准寧統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眾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光州賜額聞忠
王拱建康府前軍統制從都統邵宏淵收復紅縣進取宿州屢立奇功隆興元年五月與金人接戰深入營中自辰至申力戰死詔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家人八人許奏異姓賜銀三百兩即其若立廟賜忠節是役也中亮大夫朱贊亦死之贈承宣使
劉泰極密院忠義前軍正將也慷慨好義以私財募兵三百糧備器械一切不資於官金人犯壽春泰率所部

赴援轉戰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孫逢昌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立有司趨百僚入賀逢昌堅臥不起夜既午同僚強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決時朝部員外郎喻汝燭聞變捫其膝曰不能為賊臣屈遂掛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昌為偽復于金人邦昌以單至否乃免逢昌之曰是必將肆殺遣官以重行我我其可竣遂發疾而卒

李熙靖晉陵人提舉醴泉郡那昌直學士院熙靖固拒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那昌又命謂那昌曰世勳直學士院世勳亦稱疾堅臥不起熙靖卒後並贈延慶學士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取則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為丞相鄉人多見用俊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獨不肯曰但聞吾所守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冠奔路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以俊為處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界其家卒那昌之如是再三那亦不復強其家書文字不用謙辭但書甲子後三年卒贈承直郎

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縣秩滿不復仕居村落落間授復自給時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豫人索之承務即聞琦匿不以問為人所告豫杖之死
劉化源耀州人紹興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陷陝府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耀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藁城縣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有來璞者與化源同鄉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進士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卒不汗仍命有到長焉者亦耀州人時發書博州判官廳公事與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為福豫怒迫其囚囚之百日長終不屈後復官之不從紹興九年宣諭使周鼎上之朝詔赴行在而簽書樞密院事樓照言璞若風痺化源老病遂命各轉兩官奉制又言新風翔教授險辟守節不仕詔特令入官封其家復命鼎上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令統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蓋言於所司曰昔為俘獲不致受歸附之賞還其謀則顯聞其贊張中孚以禮招致高力拒之紹興九年死原州事聞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俊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為祕書

大元帥朝廷廷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馬

致虛為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無功不聽後致

虛以孤軍與金人戰清澗間它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

金人搜括金銀分命趙鼎之臺臣糾察唐老預焉

出知無為軍朝廷廷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馬

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偽楚

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既秩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

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

支遂解去以功擢開修撰未幾徵徵開待制充兩

浙官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于

金建康失守潰卒成方等趨鎮江城壁頑犯兵不滿千

獨倚浙西制置薛世忠為重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

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眾以

行唐老不從論以逆順禍福方眾環脅之唐老怒罵方

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時安撫可機宜鄧

凝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疑之歎聲也

王偽以通引真州權通判廣德軍建炎末盜賊方既為

劉晏所破引兵欲趨宣州道過廣德入其郭偽不屈與

種利李唐復權法司潘偶權知廣德縣章績承孫蔣

葵皆死後贈偽二官唐後等皆京秩錄其家一人

朱嗣孟魏州樂平人宣和間進士為廣德司戶兼司理

板卒成方破鎮江犯廣德守倉黃遣招安無敢往者奇

嗣孟狀貌有膽畧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負不復避直詣

賊壘問所以涉吾地何故為陳逆順願使自擇所處

方以逆己殺之軍聞贈宣教郎官其子

劉晏字甫嚴州人入寇舉進士為尚書郎宣和四年

帥眾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

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眾

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

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

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

豈從逆黨者耶以眾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

浦城以吳騎六百為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驚晏以所

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

充兵常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兵五百騎屯龍藏寺

寇犯常州郡守請晏為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

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

降其眾千五百人郡人為晏立祠威方圍宣城急命

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晏出不意直搗方帳下方大

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眾迎戰晏不能

敵猶手殺數十人為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

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鄭振字亨叔興化軍仙遊人建炎中盜楊勣起邑令檄

振糾眾兵以禦之振力戰賊眾披靡一夕遁去紹興

十三年羣盜曾少龍周老龍何白旌陳大刀眾至數萬

帥司檄振行盜眾聞振名不戰自屈十六年盜詹義又

有人振并里振帥眾拒之殺賊十八人遂遇害年餘食里中

有孫知微者以朝請大夫授知舒州紹興元年賊劉忠

入其境執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憤而食之

孟彥忠厚從父也頗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

中叛卒焚掠自東門出帥臣向子諤命彥領兵追之

已而招安其眾未幾潰兵杜彥白袁州入湖陽遂犯善

化長沙二縣彥率兵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退還

湖陽彥追與之戰侯而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斬

彥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戰孟通判殺也

支解以徇遂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擊賊剽劫城

南南流橋依山為陣殺傷甚眾偶為問者折其陣中

旗眾驚謂民彥已敗遂潰民彥為賊所得邑士謝淳以

才勇眾推之帥民兵為前鋒勳民彥戰淳手殺數十人

力屈亦被執賊并殺之問彥民彥並贈直龍圖閣

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贈成忠郎官其子瑞古未幾

帥湖南請為彥卿民彥立廟以淳侑之

高談字景遠邵武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

避之談曰則楊子訓問避避於胡文公談之曰往歲

盜起談曰則楊子訓問避避於胡文公談之曰往歲

盜起談曰則楊子訓問避避於胡文公談之曰往歲

盜起談曰則楊子訓問避避於胡文公談之曰往歲

盜起談曰則楊子訓問避避於胡文公談之曰往歲

惟一廣卒保其無他志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

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湖西去則汀湖皆為盜區東去

富沙雖有城避吾問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

隸利人囊篋指民為謀數割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

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祈在將焉之賊至談出

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慰我為直

之談曰獨不能過談上問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

庭道之牛酒不釋道之全帛不釋談曰然則將弟為其

曰我欲飲牛酒若得者老如爾者幸是鄉子弟為吾

濟乎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唯唯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

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連萬夫德安人或以曰夫弟也補將仕郎建炎四年羣

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皆賊不能犯寇浪子

者以兵至聞之三日卒破之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

為用萬夫怒罵罵賊為所害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

人

謝舉人開封人為鎮撫使統制官李成陷汝州欲降之

舉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壽泉州人為左翼隊將紹定五年海寇王清犯

圍頭守與德秀道大壽領卒百人防過猝與賊遇奮前

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囚

心祭之事聞贈官恤其家

薛良顯字貴勤溫州瑞安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

為大宗正丞出為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

顯聞變率眾與賊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郎

唐敘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

簿盜起敘求挺身率眾捍賊度力不能支論以禍福賊

憤詆譎諫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補其子楠

將仕郎

王師道字居中充州人為入沈勇任吉州來傳崇德檢

紹興中與盜賊于吳村射擊斃追擊數里遇賊有伏

于民居者挺身力戰遂死立廟其地部使者以聞官其

二子王輝者青州人亦嘗為眾傳崇德檢靖康初起

義兵輝應募立奇功官至正使萬州淳熙二年茶寇

犯巴郡以輝勇健之使行至勝地險地險阻勇於進士

卒不繼為賊所得以刃加頸欲全之輝血大罵遂死

敬者順州人以貴雄鄉里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開汀州子敬集兵民屯早口據下流及天祥攻順州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塘皆連結山岩不降大軍以重兵襲其營營潰子敬不知所終劉士昭太和人嘗爲賊工與鄉人同謀復大和縣敗血指其昂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昂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墓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聞大地盡爲腥血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狀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同時有趙孟昂者合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爲金華尉歸安降與從子由繼懷太皇太后后書指蓋王聖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死書方大軍駐紹興廟王與內從子曰孟昂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孟昂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胃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昂至此都人莫不隕淚既死雷電轟晦者久之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二百十四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 伸 呂祖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 岳 鄧若水
僧真寶 莫謙之 徐道明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不成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就宗師所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壘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賈又結怨於遠金粉閣邊隙宜誅六賊傳旨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實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密謀乃誦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而制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憊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棡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兵革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

未能勿去邪猶未能勿疑于金人間能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警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預兵家當勢豈可速以此傾動若事之臣閣邦彥時等盡聽綱下他事京城騷動非綱爲綱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社覆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頓聰明不惑待其請宜邦彥等謹滅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則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葉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樂則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復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帥師道以閱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備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謂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不可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開傳旨慰諭者旁午聚吳胥去方昇登聞鼓樓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爾而陳之於是亟召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親望時宰議屏伏閣之士先白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揣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遺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大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潘善堂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從後說爲正必速罷潘善堂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潘善堂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被眾伏闕書獨下潘善堂所府尹孟庚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李書區處家事手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周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項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乃與澈同斬於四明李猷頤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讓與不識者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潘善堂既死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語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懼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成感悟追東承事耶東無子官有服視一人徽一子合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時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陳政安邊禦敵十策邦未許登退而復奉朝廷之關失政令之非違以爲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固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廷天聽者有

之或結怨當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爲三巨軸履屐宰辭不能舉州將爲運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激聞輒語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師師願殺身以安社稷如有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尊處親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論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開問潘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潘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之東激著哀詞激所著雖然集六卷會稽胡衍刻之

豐城范應鈴爲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騁每調官未曾擇便利爲成都縣丞守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盡誅而取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侯遂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侯爲朝崇孝初范致虛攻程願爲郡說下河南府蓋遂學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願門以學因張釋求見十反愈恭願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願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日使伸得聞死何憾况一遺息毋若願歎其有志進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必勉若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末初孫傳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泰神迎避之擢監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百官環以兵脅之俾推戴眾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泰極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制君位會統制官吳昇起義舉兵圍復二帝預其謀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之伸首其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通名者伸獨持以往而與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受一死正爲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輔中尚書書曰以邦昌其書畧曰公相服事朝政而申帥臣不幸迫於強敵使當爲就變出非常相以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昧邪所以恐須死而跪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國城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因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相人心事身身下取收俸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可寃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

已久肆然尚當非據偃寐禁蘭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混濁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邁爲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相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開伊夫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自蔽已深至慮轉輿外飾事端禍日待期而陸結寇警合發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表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乃遣馬溥李回等迎康王王時雍王及之等猶請龍德宮寶貨兵費靈魚福藉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遊一朝而毀于兩而逆節其矣力爭乃止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還不能死請就寬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遇州縣觀察吏之賢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黃善善汪伯彦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爲死黨附欺南伸倡爲和議助成賊謀有不王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覲受金人女樂草表始之極其筆力乃臣國之賊宜加遠委任不復疑然日人相以來處事書當信物情遂使女與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辱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還都都之詔至今塞與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莽對策不如此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善善輩輩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問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窺其壘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諍御史有闕御史中丞孫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習不過欲爲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愨宗澤許崇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潘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功功書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下制之不得施說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緣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下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強狼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潘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眾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布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關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石之罪據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遂致遺民已絕幸二聖還期在何時時邦彥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潘善伯彥改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

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寐禁蘭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混濁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邁爲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相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開伊夫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自蔽已深至慮轉輿外飾事端禍日待期而陸結寇警合發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表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乃遣馬溥李回等迎康王王時雍王及之等猶請龍德宮寶貨兵費靈魚福藉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遊一朝而毀于兩而逆節其矣力爭乃止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還不能死請就寬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遇州縣觀察吏之賢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黃善善汪伯彦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爲死黨附欺南伸倡爲和議助成賊謀有不王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覲受金人女樂草表始之極其筆力乃臣國之賊宜加遠委任不復疑然日人相以來處事書當信物情遂使女與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辱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還都都之詔至今塞與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莽對策不如此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善善輩輩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問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窺其壘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諍御史有闕御史中丞孫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習不過欲爲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愨宗澤許崇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潘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功功書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下制之不得施說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緣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下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強狼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潘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眾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布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關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石之罪據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遂致遺民已絕幸二聖還期在何時時邦彥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潘善伯彥改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

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乙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丞罔之罪務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黃灝州監酒稅時用事者甚甚必欲殺之以漢道宛境故有是命越使上道伸怡然被殺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漢潛著密書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寬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潘善伯殆始以誤國冤獄於是臺臣伸言論潘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質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與初初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仲言潘善伯參攝置華方條其罪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其見不致以無非有以是為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謂阻忠諫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仲既遠賊雖有詔命進無來期君子罔焉貴以詭圖猶未盡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諡大夫仲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為義而所蘊深厚恥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君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棄人罕知之居官長與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泣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牛山之東已擬家尚留于鄆常稱孔子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有何兇者詔武人受學於仲伸及嘗稱其事狀紹興中為長州通判都郵報奏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乞人莫預免徑取所轄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兇刑南詔獄辭皆出史手兇坐削官寬其陽檢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廩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詰尚書尤表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為屬祖儉辭以侍從鄭僑張約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臨田令中丞何濂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濂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僕也妻者為父也母為周氏非中丞之妻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陳可農薄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廢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正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論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則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錯口結舌之一成而未易反是

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係深慮重而不敢言也故凡執事人主事從中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此者聞之道路左右皆指為熱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福俸其門如市特權御龍搖尾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樞門不在此公室凡所放諸言而所比凡所傾倍其所惡豈非但目擊其非敢指言而所比順從而外表其忠之患也豈非見臣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持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如與與維持宗社者憂寡也既既上東權待罪有旨呂祖儉明比固上安置詔州中書舍人鄧驥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罪當誅祖儉遂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請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之前日大府丞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授之額外一節死何聖朝有後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之上謂祖儉所言何然後後者之不行不出上意惟祖儉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失策莫敢出口有謂祖儉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易若少從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慶陵將趨嶺南言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宰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未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顯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羸小之為不能一言以救乃令子約獨舒憤適觸羸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間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請所讀書窮理實來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氣亂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

恩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典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偏道江淮交寄世知名士得錢或分享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詔州既移福州祖泰徒步往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詔州既移福州祖泰人籍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祖泰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任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持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大教勞者也立為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重端之師張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

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均韓氏之斷發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叔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早朝廷一至於此也願誅侂胄及師旦而能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利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傾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諫之罪且其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侂胄當杖貶遠方獄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永言為習之成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以身為草莽試言之且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思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讓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體履者私贈其行侂胄使人送其所在祖泰乃匿莫邱問故背馳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書其寬特補土州文學教授後朝監南嶽廟慈母無以葬至都議於諸公得疾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為可憾耳乃卒王楮為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親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憲宗于嘉邸以成禮朝野晏然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者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德磨元祐之治韓侂胄為弄國柄引其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言論汝愚申何滄節吏胡絳章繼上疏汝愚亦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儉能辦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儉之去於道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將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先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成黨散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於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李沐論前幸相趙汝愚誠恐未暇摧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之中外皆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權呼嗷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辯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然求去告假後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排斥同日罷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閉陛下之聽臣謂二

能視以親故事佛諸善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制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銀帛銀鞍勒馬著宜陵劉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扶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為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與翁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未皇甫軍為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為客將及驛叛歸淮南屢率眾剽劫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餽士卒得一之家被掠殆盡後王禹偁為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一與兒脫身獲免明年請開上訴朝廷遣使按鞠之得實禹偁削官判官胡軾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一應詔至開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史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通官里胥督租與起鬪起殿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為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兇兒父恐情逃其故正即號呼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問者悲之許祥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祥家春夏常之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具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盧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傳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方瀾州羅景鴻溫州陳偁江陵褚彥達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淳化四年來賀壽節賜賜進士出身賜事母至孝賜其母粟角步彥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彥達教練使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教四方游學者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開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旱缺仲堯發廩減市直以賑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

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遺弟仲容來賀壽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帶又引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容復奏園子監主簿以御書賜仲容咸平三年復至開寶土物改大理許事屢被容資忒和叔本縣孔子廟後為宏敞後遷光祿丞致仕天禧中特賜鮮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諡為後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泊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旣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石補闕兼生京祿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為嗣褒至鹽官令褒生董高安承董孫伯宣董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遠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揮霍從宜其書室堂教誨之傳宗特嘗詔旌其門閭唐又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家江州司戶家子助恭奉禮即助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舉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大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大不至羶大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助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稅就仰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叟又上言家當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省粟二千石後死其從父兄弟每或止受貧粟之半云當而食之可及秋成屬家穀費或勸其全受而羅之可邀善價旭日朝廷為康叟從于口軫其乏食貨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祖家孝友儉謙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十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窺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貨事以上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為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為江州助教奉主家奉天聖元年致仕以直德實為助教舉進士延賞職方外郎致仕從子康建昌人本姓犯官祖偏議改焉會祖馮唐洪文撫南安建昌人本姓犯官祖偏議改焉會祖馮唐處州司倉參軍子孫崇以孝著者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所居雷湖北制善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開道內侍裴愈齋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遺弟文舉詣關貢土物為謝太宗采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進子弟入貢必厚賜若文撫之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庭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貧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庭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為奉

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遺弟仲容來賀壽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帶又引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容復奏園子監主簿以御書賜仲容咸平三年復至開寶土物改大理許事屢被容資忒和叔本縣孔子廟後為宏敞後遷光祿丞致仕天禧中特賜鮮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諡為後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泊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陳旣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石補闕兼生京祿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為嗣褒至鹽官令褒生董高安承董孫伯宣董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遠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揮霍從宜其書室堂教誨之傳宗特嘗詔旌其門閭唐又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家江州司戶家子助恭奉禮即助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舉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大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大不至羶大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助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稅就仰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叟又上言家當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省粟二千石後死其從父兄弟每或止受貧粟之半云當而食之可及秋成屬家穀費或勸其全受而羅之可邀善價旭日朝廷為康叟從于口軫其乏食貨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祖家孝友儉謙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十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窺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貨事以上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為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為江州助教奉主家奉天聖元年致仕以直德實為助教舉進士延賞職方外郎致仕從子康建昌人本姓犯官祖偏議改焉會祖馮唐洪文撫南安建昌人本姓犯官祖偏議改焉會祖馮唐處州司倉參軍子孫崇以孝著者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所居雷湖北制善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開道內侍裴愈齋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遺弟文舉詣關貢土物為謝太宗采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進子弟入貢必厚賜若文撫之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禮部郎中周師克淮南節度使周師州刺史延庭亦授大府兵曹參軍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卒葬臨淮延庭居喪哀毀於墓之西北植柏數百本上封其墓女歸侍母至孝延庭死其妻芝生玉芝之出守華州將喪其母芝哭數日其芝之京師朝士多為詩賦稱其孝感服開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醫母卒從瘞數年延庭出為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私歸歸葬掩掩而返知軍臣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數年母平生嘗葉延庭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為贊美之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襄信人母死有無道明身居墓中人嗟之經三日家人發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居墓中墓中母室凡母之所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前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賡率同里四十人狀舉子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家貧糴糶濟乏鄉閭率金帛以助葬又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州長沙人畢贊仕郡為引貨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資職終養

顧祥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羶辛不入口者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視物析日夜泣盡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日忽明燭下能縫紅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瑄以鸞為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朱泰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道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素食蠶繅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初鳴上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獲負之而去妻已斃隨行百餘步忽稍醒歸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棄於地走不顧家人疾驅狀狀奔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奈亦彈藥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咸率金帛遺之里人為之朱虎殘

成聚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米粟倍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瘞骨奇字圖合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十萬助之象處於墓側以衰服持箠土於墳上日三叩每助聞者咸泣無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顧而臥象無畏色驚百餘象巢中未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母兄以孝悌聞嘗臨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昏翳飲食廢母多少泊母喪木槨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鬱鬱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携兒女詣之拒不見與夏日種瓜以待過客盡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其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居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畝賑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馬亮以開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諫德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錢銀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綱其戶維科詔旌之龐天祐江陰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日喪明天祐號泣祈天祇之元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府陳亮否親往致奠其妻事諸表門閭天祐家無儉石儲居委巷中善為從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仇仇思德中斌兄弟拔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而配汝州釋斌等罪樊崇溫陝州芮城人榮知是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移樹五枝并為一恕家家喻兩本大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進睦本郡守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瀋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辟既解官贊墳構小室就瀋守護蔬食經六冬臘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狎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長史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人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羣鳥飛集墳土哀鳴不去又有免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李聖大名蔡州人性孝力耕以事母母卒繼田與其弟聖遂各於葬所置夜號泣立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養葬者盡禮祭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皇皇然唯恐祭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粟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為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有母在而新產者闕乳被旌兄弟悌復相率同居侯養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備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養母過其家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敢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實則負土築墳夜則

勸哭極劇妻子困置不給田主曹氏家... 翰哭極劇妻子困置不給田主曹氏家... 翰哭極劇妻子困置不給田主曹氏家...

白建日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 白建日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 白建日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

有保定軍孫滿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 有保定軍孫滿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 有保定軍孫滿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哀士成墳不茹...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哀士成墳不茹...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哀士成墳不茹...

事以聞詔書嘉獎事族父行甚謹行愛之均諸子以祖... 事以聞詔書嘉獎事族父行甚謹行愛之均諸子以祖... 事以聞詔書嘉獎事族父行甚謹行愛之均諸子以祖...

垂象慶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俸錢三十... 萬以政廉津梁之溺死者凡四十餘又出俸錢率其下... 新文宣王廟兩旁為學舍數十區且夕講學於其堂未...

招魂葬其父痛其死於邊乃感於泉次終身哀慕不... 家雖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陌石表之河中尹潭城... 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第曰孝悌曰節義曰...

衣食歷三十餘年無異辭者敬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 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守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嘉祐慶曆間表親...

毛安與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其側... 三年知益州張方手問之遺以酒飯狀其事以聞... 李汝諒州人業進士盧父母墓有虎暴傷人而不近...

治余金者有詔與作壽昌言州近鑿金台若大發鑿必... 爭自此邊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敢本抑末之... 道也詔罷罷之知開州大姓雍子夏應殺人挾財與勢...

內言職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 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讓官入奉日不見母... 吾不反矣遂得之於開州劉邦時年七十餘矣嫁官氏有...

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 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 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

旗旌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為騎驎不擊擊... 十騎奔夏竟奔與之遇亟分其騎為三四合之日建爾... 快服書俄州刺史西夏夏邊使者言可按視即以數...

顏死日不暇人曰其待侯君手且飲而可至拊之乃... 顏死日不暇人曰其待侯君手且飲而可至拊之乃... 顏死日不暇人曰其待侯君手且飲而可至拊之乃...

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闔襄號處士... 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闔襄號處士... 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闔襄號處士...

郝戴字伯石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貨... 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贖戰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 返之舉進士第上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寒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 土夜拊棺而臥為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 三人元豐中皆舉孝廉

蘇慶文字亨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 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 汝妻奉教得安其室終身

仰折字天賦溫州永嘉人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 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 聖中郡守楊瑞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

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事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俸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錡荷土以爲墳手暇面顰親友不能盡慮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飲賦粟請生請開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即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警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圖三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違事親爲恨政和甲戌葬其母於楊山墳土成墳盧于墓左末幾盧所產木一本兩輪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輪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者亦同縣人字文靜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于與夫五年大饑爲親買米百里外遇盜奪之與盜欲兵之昔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慶郭人父病貧不能召醫過剖股肉以食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日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異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復生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念日韓退之作郭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高身草莽軀軀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始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瘵病篤封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與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間母喪徒跣奔喪一慟輒血家貧甚故人所借不受聚土爲墳手藉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鳥鵲訓集郡上其事詔表共關於所居前安檢橫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達兵襲鉛山父向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舍之

苟與齡字壽隆潯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盧冥例有之十九蓮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王珠字仲溫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之數本生墓側植竹以爲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雲芝之祥頭湖唐太守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嚴陵故謂爲吉州永新人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相家法嚴當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區架無主厨樵不異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臘年七十餘卒

張伯成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軍正將祥之子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射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病疾瀕殆伯成臥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傷因姑病驚而疾成伯成復剔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成妹崔均其始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植伯成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成與升擢伯成賜其妹朱帛

蔡定字元惠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事依郡獄吏備書以養生定使學遊郡校稍積有資郡獄吏罷去舞文法繁難習以誼讓七十餘矣當常聚粟約習任澤則其籍年而入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卒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嘗著年以非辜墮囚徒將身軀數語請就獄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請五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纏手父老老不應輩輩備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慰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可哀既而親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有司免者詣府者結置杖問皆報陳致死之由莫其父之必死也以建炎元年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祔事而無周其家

鄭綺字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瑋德璋孝友天至晝則照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近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建州德璋弟之兄誦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兩事我往則盜狀曰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

德璋追至諸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璋誓計阻其行遂絕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遁迨德璋復迫至廣陵德璋已絕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墓再期一悲號烏鳥皆翔巢不食德璋之子文剛幼病復德璋之知己子有德宗嚴者字傳叔徵州歙人子壽字子壽未盜起里中宗嚴避地山谷

宗嚴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六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搏 神放 萬適 李濱 魏野 邢敦 林迪 高惲 徐復 孔致 何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運之上九日肥懸無不利爻之上九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爲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集由

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矣宋興嚴允弓遊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神放之徒對大廷盡覆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良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議焉作隱逸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鞠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慙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經

自隨即以成誦日誦一卷怒而留之終不終歲畢誦五經

意即妻以女弟且思恩益勤勵書累年不解帶時音

未喪亂絕意祿任且思恩益勤勵書累年不解帶時音

勉之任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慈休將軍趙直

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同文即爲葬三世數喪復復厚

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八人宗度許驥陳象與高象郭成範王彌勝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義人自喪者力拯濟之宗族

營居貧乏之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里資或勉之報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

深爲鄉里推服不備孝孝者義必論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

宗象張助勝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

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元七年十三好爲詩有孟諸

集二十卷楊後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唱和微

之嘗云閉居隱居號望白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遠與其門人追慕堅素先生子維維維維建隆二年

項得對於講武殿上頓問久之悉能奉對而詞氣不衰
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裝
衣犀帶銀鞍勒馬昂三匹茶二十斤授示郡城令是
時置密齋於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八已上
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真宗時凡老八十年百
歲已上者州縣以名聞詔賜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種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
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兒戲父嘗令舉
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山間慨然有
山林意未幾兄皆卒繼母亦歿放與弟俱隱於南豹
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
者衆得米薪以養母母亦樂道滋味放得辟穀術別
爲空於峯頂盡日望雲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礙
線之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林自釀每日山清寂
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笠遊長溪
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
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闊氏
嘗製佛經以製帷帳所著家書十卷及嗣馬說孟子
上下篇太一詞錄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
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其子行作
使召之其母患日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
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業汝汝深人窮山矣放
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
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
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虛於
墓側翰林學士宋澠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
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兩三十斛以
助其喪四年辛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
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帖靜無謝古人
後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還赴闕資裝錢五萬放辭
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陳放操行請加旌賞即
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
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道道履覽守藩之奏彌彰進世
之風載馮來儀副子延行今遣供奉官周旺齎詔召汝
赴闕賜卹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
命坐與語謂以民政遷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中書
徐而化之誦諸謙讓不封即日授左司諫直文館惟
中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
放善與陳夷遊許令夷更論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
以廣視聽賢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
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最嚴溪鳥之性固
不敢以祿仕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肝食憂人之心亦
不敢以羈束爲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
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
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

自是獲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歸故山詔許其請將
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
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其林泉居處
以獻優詔趣其入觀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
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觀書
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
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問皆探經以對頗多裨益朕
優待之蓋以激清流也每至京師奉養生徒多就河
南府檢校右對資政殿中宴學士院王欽若泊當直學
士舍人待制亦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處表乞免都
門置役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棗是冬復來朝三
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養復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
五六區喫野蔬藜藿泰表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
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
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用物勿謂未厭所
慮故卷而懷之計遣內侍文慶齋賜論之曰朕臨御
宴臣卿勤心履薄履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祖也子義封仕梁歷晉魏宋三鎮留後拜非政使禮部
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
殿中丞父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師張輝師爲
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爲殿中侍御
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受李昉善賈道直授右贊善大
夫卒初諡諱河河而生濱故名濱字河神後改字長源
淳澆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親服闋杜門不復仕進
家世多聚書畫有奇珍王祐嘗與河申深加禮待該
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
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觀罕著書文後石將厚
遇之王且李宗諒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濱皆不答所乘
馬嘗爲宗人借想于屬間人有見者以語濱濱即罵之
其惡罵如此州間化其德真宗祀汾陰重史館徐晃
言其隱操請加授宋陳夷更復與之命使召見辭足疾
不起道內侍勞問令長史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
濱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遊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
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
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醉吾之願也吾
將與爾勿論輩輩常在左右卽醉而與諸子同處
一日忽自適有人至林下謂詩云行到水窮處木知天
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遊矣亟取空壺集七十編讀書畫
諸子從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
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汝河中府處士李賓著稱諸
儒雅踐方職遠自居恬智交養迨茲晚節彌節清欽奄
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賞典式慰管塊性達聞之司文
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博舉推給後之恩申防守
臣優恤其後登賜旌於泉壤亦足厚於民風可恃附秘
書省著作佐郎陽旌其家第二十四匹三十斛州縣常加
存恤二稅外蠲其美役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爲農母嘗引決於月中
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問途居州
之東郭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歷上
袤丈日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看
從之遊謂終日目前後郡守韋武舊相皆所禮遇或
親造過超昌言性尤傲傲恃貴質天飛閣吏野至即報
野不喜中饋無貴賤皆詬詈幅巾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
客居士往來留宿命語亦宿而大野爲詩初苦用唐
風格多警策句所存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
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帳願悉全部詔與之記份陰與
李濟並被薦爲陝令王希昭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
地延聘嚴毅臣實恩願責性備拙幸逢聖世懷安故里
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援引但以嘗嬰心
疾尤疎禮節鹿鹿之性頓輒則狂豈可聽對殿卑仰奉
清燕堂回過過許令愚守則飲飲之聞承荷帝力涇州
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

自是獲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歸故山詔許其請將
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
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其林泉居處
以獻優詔趣其入觀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
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觀書
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
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問皆探經以對頗多裨益朕
優待之蓋以激清流也每至京師奉養生徒多就河
南府檢校右對資政殿中宴學士院王欽若泊當直學
士舍人待制亦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處表乞免都
門置役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棗是冬復來朝三
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養復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
五六區喫野蔬藜藿泰表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
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
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用物勿謂未厭所
慮故卷而懷之計遣內侍文慶齋賜論之曰朕臨御
宴臣卿勤心履薄履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績以嬰樓心嚴胃跡寡塵歸結時之遐跡有曾顏庶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末歸
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李章
云我心虛行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眼
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未乞賜告手
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復初放辭工部侍
郎以放屢上閣下俄復還山人有言者勸其出處之迹且
動於掖庭居巖谷然放既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城賜第爲擇僻處祿賜既優晚節頌與服于長安
置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醉醺醺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末歸山又賜宴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無採特詔禁止放逐表徒居嵩山天封觀內侍就
與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論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馳驅規量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由宴令學士賦詩驛稿以言事
屬辭謝北山移文以讓之上嘗謂近臣曰汝放爲朕言事
甚甚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三篇其目曰議
道讓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
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賦議正邪八年十一月乙丑晨
與忽而後章疏奏秦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大酒樓行而卒諒問上甚悼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
致祭歸葬終南賜工部尚書錄其姓世雅同舉爲出身
萬壽字縱之陳州兗丘人自號遺立子六七歲即爲遊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幾子見及韓偓交遊
嗣唱多有督問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韓簡集百
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雅照詩二百首經籍地料計論
計四十卷淳化中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
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仍以通及楊璞田諱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
不願仕進上賜以帛帛與一子出身遺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頓首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曰已病猶勉強
赴朝謝舉止山數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諱者歷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末惟翰許愛皆其弟子也諱著百餘篇傳於
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置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賦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
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賓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合坦生仲芳大理
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濱之曾

遺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賢之命以輝丘園卹卹之恩用慰泉壤所以後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夙屬特選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掣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函局厚其賜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現而有知歎此殊盛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賜其家帛二十四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差徭價罰中表兄也遺孀許至野哭之恫謂其子曰吾其去去必不至第遺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自歐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後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山主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韓韓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御史韋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知古之嚴也因謂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郡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書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養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階歷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牽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請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細出太學羣儒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閣直學士何刻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羣儒既死守益州奏羣遺棄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文顯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寺松栢杖履故居於之丁丙艱蹙不入口再拜植所栢栢於墓恩生枝葉後合抱六圍沉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誅曰高視在古哲士實股施及秦漢餘烈氣挺生英傑卓爾遠舉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處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途非吾所守吾生有進少實多艱窮亦不固因而不顧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管散髮服雲鶴泉有琴千四有淡曲廣成道跡吳興高獨疏石通逕依林架屋廡鹿同羣晝遊夜息讀月破雲秋霖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故言遺慮何樂何辱五春感疾閉戶不出嘗問途往英標水隔詞噀噀揮涕洗滌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那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棐趙昌言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遂意性介僻不妄交友晚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屢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那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爲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動脣天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參郡學之職用稽儒業以寵七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孔汝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遺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粟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敗于路輒執鞭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盤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林通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辟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曰爲慕於其廬幽勝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藥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爲上開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賜帛通善書行書喜不錄以詩後世通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稱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通嘗客臨江時李詩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通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進卒諡通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道句內城通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有子大年願介親自喜英宗時爲侍御史連被遷移出治獄拒不肯行爲中丞唐介所奏降知新州卒于官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王樵字君望蒲州蒲州人居嶽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洽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固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游騎度河舉家被掠樵棄妻挺身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現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弟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贊世翁唯以論兵擊劒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書策于何承矩取室求滅復難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築蓬室環門曰蓬室第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窮智材不濟辟道號贊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窮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蒲州訪蓬室已攝屋爲民居得樵驢券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印其地復作蓬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翥字少愚益州人其先自東徙會儒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

威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考證
陳搏傳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傳往棲焉因服氣辟穀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臣補封按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律師事樵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張景 張翥 孫仲 劉易 俞汝尚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奪其貨取道盜與誑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畏日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辟呂望既老文王載

高樞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開神放隱終南山乃築室約林谷從從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翥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舉知長安寇連問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樵講授諸生席間問數十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復辭卒贈太常丞蓋嘗入敗家發其棄粟取避之縱其所取管達羸弱翁爲盜掠

待其歸徑往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嘆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洗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近夜半疾極未臥聞診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顧昌山人靖康未有避亂於顧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自而起耶事爭為言人差則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一居于此固不復出以我所聞但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書向金幣屬豫章帥及清日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道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瀘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乎親造其虛必為我致之帥清密物色曰此獨有瀘園蘇翁無雲卿也必清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園翁連帥不顧進而指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主銜竹几地無雲卿也既而西泉黃君意精欲談遂知失計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西泉黃君意精欲談遂知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遠遠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以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真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答數者二客力請其辭不可期以語朝上高曰遣使慰問則扇戶開然排閣入則書幣不啓其如故而翁已通矣竟不知所往帥清復命浚州凡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病體之蓋作威以謙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蓋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禽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毋錄

徒治桑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誠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傑僑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鐵板印圖散于偽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毅都督先津道詣行在既至宰相顧岳發書極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報官言臣無家無人不許忠民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官臣無家無人不許忠民以滿真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州府丹陽人神之後領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屏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龜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論冠以鄉舉諸太學時察京用事禁止毋得扶元祐書自是伊邇之學不行龜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誦定至京師龜之聞其從程顥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服科舉業擬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講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輩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奏論方主和意龜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龜之知不與檢合仰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實學賢士大夫自趨焉以下皆敬慕與交後泰輿益橫鼎寶死諸賢祭龜之竟不復出龜之一介不妄取歸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龜之不受以異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願以後事且戒其子嘉受學龜之經理其家而誦嘉如子姪意之得道自龜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徐中行 蘇雲卿 謹定 王忠民

隱逸下 列傳第二百八十八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 蘇雲卿 謹定 王忠民

隱逸下 列傳第二百八十八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 蘇雲卿 謹定 王忠民

隱逸下 列傳第二百八十八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劉龜之胡愈 郭雍 劉愚

魏揆之安世通

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從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

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

帥張宗元雅愛急私取者其亦重坐憲官以為政大

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宗翰方用事諸賢各落憲

家居不出槍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

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

勢必敗此兩人臣宿將張漢飛起之臣死不恨時人皆

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頌言其常用者憲獨言之疏入

即求去上嘉其忠諫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

後又與劉子濯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熹與

勉之子輩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淡先生為久方

憲之以節職召也過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馬方

查篤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

憲之不苟出而借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紹興

三十二年卒年七十

郭應字子初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

程雍善易說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

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

守任清江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號不起賜號冲晦

處士孝宗嘗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

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顯正先生命使者遣官就門雍

所欲言簡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交淳熙初學者

哀集程顯程顯張游醉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

易釋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涵萬理

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

義畫為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

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

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

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也利於馬貞利君

子貞是以四德為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

乾一卦論之則元亨陽之類利貞陰之類也也是猶

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秋冬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與剛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與剛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寔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天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也也其發明精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醫書奏奉行藝上日記曰此向者樂理所為也上舍釋馮

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為諸生講說同儕相率以

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諸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

為樂歲滿帥王蘭致書對辭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

縣令邑通風算計愚費數萬限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

足會歲歲出常平米賑貨色佐持不可思日有罪不以

相累出將錢數十萬為儲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頗平

猶積慶數十石以備儲早邑有范仲淹請書地為繪像

立祠與學士就知勸請司交為改秩愚雖不樂仕連達

致仕亦承余端端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番思竟捨

去不願結廬城南頹垣敗壁蓬蒿蕭然者書自適書禮

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諡曰謙

靖先生後更諡曰靖君郡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

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

愚居破屋中一事幾行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有以

為賢而若是啜具歸愚出書以示求脩得也乃以有梁

鴻之風馮子克凡凡克遂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

章

魏校之字子實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

胡憲與朱熹游兩以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衡守章傑

所趨鼎以誦死其子汾將喪過衡儀儀也希泰檜

意遺封翁家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書來往簡牘輩

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速一無所得傑怒治家之拘汾

于兵家所止以告檜校以責書傑長極悔歸築室讀

書勝以良齋自人稱曰良齋先生聞陸道忠建守

陳正同知其賢為子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

遺逸部刺史尚樺與帥守其夫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

力辭時宰相陳俊卿聞人也雅知揆之甚力乃以

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

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

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日進

諸生教誨之又增書其餘人人咸願將採揆之請廢

素敬揆之捐米千餘斛散之歲歲欵散如常民賴以濟

諸鄉社自揆之始與人交嘉其善而抹其失後進以

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嘗其近名

則憂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病車母視

之不巾不見或其子母以信至俗禮流我以書召朱熹

至委以事後而決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諫將召用

之大臣言已死乃贈直祿閣直學士起向與揆之同乾

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揆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將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數

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

山不出吳曉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勣曰世通在山

中忽聞蜀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而大人先

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論以為公初得職職即當還書

誦其家世徵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跪謝因而散金

發粟救集忠義開劍門徵養粹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

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紅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

以保生室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

豈有棄父而扞子之理此非職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

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職叛而士大夫皆歸

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職雖叛猶有所忌未

敢建正朝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

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帶

因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且東大者者成敗死生皆

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

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而戴天同為叛民

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

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江後請吳玠舉兵以討職未

幾職敗玠使蜀為士以世通為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吳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其室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其皆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所其矣其可忽諸撰卓行傳

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坡如飛以高壽終

吳谷初名穀字元倚眉州眉山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

而博學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

其善學書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

驍勇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爽與韓

存實尤相善教之兵書經中存實為河州將有功號

熙河名將會道州擊乞弟獲諸部不能制存實得山

兵討之存實必死謂谷曰我澤原軍中馬夫非所惜願妻

子不免僕懷中百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

許諾即變姓名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實死谷

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

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

相見紹聖初軾謫嶺南親書無復相聞者谷獨

慨然自眉山謫言欲徒步訪兩廣聞者皆笑見其元符

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

今全至矣梅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軾驚喜曰此非

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適月

賦詩谷年七十二瘦病多病復見軾於海州軾感而

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德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

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聞其案中無數

千錢贖方困之亦屬貧道之舟行會有贖籍籍其案裝

以逃後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軾聞哭之志聲恨

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舉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性三歲父死且

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淚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

父元帝定省從朝置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衾寒欲飲

水翼之餽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欲而西

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

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

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休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

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血脈塞三

年臥昏枕塊泉經不去體雪夜伏哀哭制哭不絕音亦舉

財產室前遺室中所有無新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

夫所醫乃歸梅堂前為買田置屋備諸勞無異已于

親屬有貧實不能自存者救養婚嫁至三四人自後

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杜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

堂削出金價之俾有所歸子孫遺其遺訓五世同居並

以孝友備業者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闕云

廖氏臨江軍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益起

建昌賊白頭登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傳走山中

為賊所迫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既廖氏廖止

色此之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與臂廖猶誦賊曰爾

輩叛逆至此我節節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人

義而葬之號廖節婦是年益彭友犯吉州詔泉李生

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甥也紹

定三年就養與元大元兵被蜀提刑屠殺當可詣行

司議事當可捧飯自母王氏殺然勉之曰汝君君孫豈

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與元王氏義不辱大馬投江

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聲奔赴

江許得母氏以歸詔贈和義郡夫人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幼子不蘇紹定間寇破

寧化縣合在俱進將樂縣宰黃垓合土家王萬全王倫

結約諸君以拒賊軍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敢

結愈眾諸君不能禦憂乃依黃牛山傍自為一岩一

日賊道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召其田丁諭曰汝曹

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

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誓奮身自捷

鼓使諸婦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取鄰知其可依挈

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眾有不能自給者晏恣以家糧

助之於是眾聚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指置析黃牛山為

五岩選壯壯為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為犄角賊屢

攻弗克所居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韓遣人遺以金

帛晏恣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岩之義丁且借補

其子名其若曰萬安事聞詔封晏為恭人仍賜冠帔

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王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秦監上高酒稅金兵

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徐氏室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無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歲寇掠一窠蜂使破縣
詹女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須之賊至欲殺其父
兒女趨而拜曰妾雖草芥願執巾帚以事將軍願代其
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
去無顧我獲得侍將軍所誠哉途隨賊行數里過市
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少
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弔之
詩曰非我而君也夫與君死且子幼父母欲更嫁
而謝氏無後乎寬食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同縣
有樂氏女曰碧果為業紹定二年益入境其父買舟
學家夫建昌盜掠其舟將過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
見被
謝氏被妻李氏德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諸書
嫁於事舅姑奉侍皆至有禮謝氏守安仁兵
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家僕恐其扇變購捕之根
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黃山山剌中探草木而食
至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今日不獲李氏居
而據李開之曰豈可以我故家人吾出事棄棄遂就
明年從因建康或指李言日明當投入矣李聞之撫二
子妻然而泣左右曰雖無人將不為官人妻何泣也
李曰吾豈可嫁二天耶顧謂二子曰若辛幸還善事吾
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帶自經羅中死枋得母杜
氏尤賢達自枋得通播婦與孫南遠方處之泰然無一
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為賢母云
王貞婦夫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
與其舅夫皆被執既而舅夫皆死王將見婦暫
美欲內之婦就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仔歸
人難守之婦乃陽為王將曰以我為妻妾者欲分終
身不善事王君也吾舅姑與夫而死之哀是我夫
也善事王君若將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
我我終死耳不能為妻也王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
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擊行至甌青嶺下臨絕壁婦侍
守者少解圍指出血書于石石上兩望勸哭自投崖下
而死後其血貫入石間盡化為石且陰雨即墮積
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都守立石祠嶺上

易名曰清風嶺
趙妻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准茂銀尉與淮
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木使淮招李庭芝淮賜諾至
揚城下乃大呼曰庭芝之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
之棄其尸江濱妾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
右且告之曰妾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
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
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妾聚薪焚淮甌置瓦甌中自抱
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痛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吉州永新人至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
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隱其身舅同邑邑
校中為悍卒所獲其舅姑就趙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
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
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人輒為婦人與嬰兒
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詩之磨以沙石不滅又擬以熾炭
其狀益顯
吳中李妻陸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
自沈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深女名夏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賴姑女焚香祝
呂請以身代到股為弗以進時夜中羣鶴遙屋飛噪仰
視空中大星輝煌如月者三越翼日父夢女弟細良亦
相從拜壽夏子卻之細良恚曰豈能之兒不能耶守
與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并未昏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
之卒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能脫給日有金帛埋於家
盥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誓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
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鄉鄭之通遠鄉建人虎衝其大母女手拽虎尾
童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街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
地嘗日賭之已而為守以聞于朝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
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
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
於練帶帶時詩曰我質本朝建宗廟供饋絮一朝蒙禍
難失身竟馬開當當血刀死不作祗痛完漢上有王猛
江南無謝安長城起洪流激烈推心肝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
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辱辱者後夫當告我聞之
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己婦始曰夫在仇儷之情
夫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
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
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監臨之此身寧死
不可得也因奮指之乃被殺有同脫歸者道其事越
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

日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婦婦明
日遣人聘之而合謂其生父婦年同名同云
劉公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月士子為
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全子亡命自經死有
司執其妻具反狀林氏曰林劉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
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
而死者乎是吾兒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也死且求
治汝於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耶途遇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降全率眾據城
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軍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
與同黨王安等宴欲借機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
初謂大尉降為大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殺之
不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敢不能事唾臣全怒遂殺之越
三日李虎破關舍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葬
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
方北上
趙脩己 王處訥 趙自化 馮文智
馬淵 楚芝蘭 韓顯符 劉翰
史序 周克明 趙自化 馮文智
王履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化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為巫史神人滑為顛頊
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思逐
息厥後三苗復業與常帝堯命義和伯翳察之職絕下
天通其思也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熒燭高下人
事有吉凶悔吝者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
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禱至於兵家通
甲風角占與夫方士符錄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
君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為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
承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或於其言害於而困於
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鑿乎然則歷代
方技何術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
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古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
宋舊史有老釋得禪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禪祥今省
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脩己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李
守真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為司戶率軍留門下守真
每出征脩己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
漢乾祐中守真鎮蒲陰隍患異志脩己屢以禍福諭之
不聽遂解兵歸鄉里明年守真果叛事多伏誅獨脩
己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為翰林天文周祖鎮鄆奏禁軍

謀密隱帝楊邠史弘肇等且將書周祖解已知天命所在密謂周祖曰曩發蒼鵞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信讓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知引兵南渡請開自新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何可追周祖然之遂渡河之計即位以爲嚴中取何食奉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選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遣副翰林學士承旨周致遠以御史金帶戰馬器幣賜吳越錢俶太府卿判監事上章告老優卹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資洛河石如麵合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鏡星宿燦然滿中剖履納之視而汗洽月餘心膂猶覺痛留星眉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末之亂避地太原漢祖時領節制置幕府即位擢爲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召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常務寬大既得位即思復讐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承前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讐殺及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雖然太息處訥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且將行擊戮處訥止之逢吉自殺止誅劉銖銖活履顯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稱永上會極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願爲精密定曆稱永上會此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別造新曆經三年而成爲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爲應天曆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斛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二十年春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承元

照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管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禮制置使諸祠所禮畢授檢校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續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爲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稱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焚或度數稍謬後果驗昭元頗伏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及曆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爲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解及也王清昭應宮成以祇事之勤授司天監坐擢日差謬降爲少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文候之術仕周爲殿前散員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指謂星胎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

爲六師推戴謂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爲翰林天文寺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餘卒子守信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真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衛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師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顯德爲精密皆優賜束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爲歲之始每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爲歲之神人君之象三日上天官中地官下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戌申冬甲子爲天赦日及上慶日皆不可以斷刑刑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道啓證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曆官分其刑楚吳越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凌危彗星見及水神太一臨井鬼之間屬泰雜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太一來兇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眞長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爲國子博士

馬紹超州平棘人習天文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詔素與太宗親更程德玄善德玄每被詔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又詔忽造德玄德玄恐其詰其所以來部曰明日乃晉王見之辰部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詔一室遠人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曰太宗入謁果與遺踪朕部故以獲免詔自起家爲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爲平恩令歸朝復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爲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敘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諸閣口薦得錄爲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爲翰林天文授梁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古者言五福太一臨鬼神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立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爲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駕有司便於祇事何爲遠遶江外以蘇蘇爲吳分乎與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乃同定本宮四時祭祀禮及無法宮成特遣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紹超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爲遂平令卒年六十其子繼芳爲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辰辰象補司天監生靈靈臺即果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渾儀儀儀給用俾顯符度擇匠鑄

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絲五十四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義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開廣狹帝堯卽位義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幾陰陽及處舜測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陰陽萬象不足以爲多足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華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明帝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遊日官近臣同視測焉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帝之後迄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者近十餘朝考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渾儀測測星躔難於辨若人目遠近占逆順明吉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星象之次舍躋於占逆順明吉凶然後俯仰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念由斯器驗之昔漢洛下閔所渾儀測測太初曆元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得失之因合銅鑄七年太宗起疑難問於禁中俾符臣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行僧大衍曆蓋以渾儀爲憑又有梁合遺造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德殿殿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疎略不可施用且磨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算造之士非不能其其制有非渾儀之成則司天成上細行曆蓋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渾儀界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攝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如善察曆度次子保章正承現見知算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奉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善推步曆算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親試推爲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綬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爲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水火金三星初夜在木在東火在中金最西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崇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果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車轉運太子洗馬儀儀天曆上之及書景天文曆書爲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即金紫後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即金紫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衆稱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

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算書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數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南劉隱承其姓名命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中朝詔以星曆事備乃謝病不出樂以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周因周祚祚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日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戒言之當五百五十災大喜賞其厚傑以梁貞明三年啓歷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學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亦世其學事至司天少監歸未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緯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精詞藻喜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明時使嶺南及還奏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途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詳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詣所親曰去歲火或又犯之吾其不起乎九月疽發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願頗慎凡奏對必據經筵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論其殯直龍圖閣馮元合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儒因皆有纂錄獨嶺南周伯惟胡賈王胡元與二家纂運皆不之備克明訪舊書宋渾儀學季者撰載十數卷書未成而卒

劉翰涪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初關獻賴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令體治世集二十卷太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鴻臚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乾德初命太常寺考較輪船醫官藝術以翰爲最細其業不惰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錢所在厨厨食遺問問實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祝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錢穀鞍勒馬醫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置張崇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通同議凡神農本草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論等又奏定新附

劉翰涪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初關獻賴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令體治世集二十卷太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鴻臚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乾德初命太常寺考較輪船醫官藝術以翰爲最細其業不惰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錢所在厨厨食遺問問實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祝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錢穀鞍勒馬醫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置張崇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通同議凡神農本草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論等又奏定新附

劉翰涪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初關獻賴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令體治世集二十卷太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鴻臚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乾德初命太常寺考較輪船醫官藝術以翰爲最細其業不惰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錢所在厨厨食遺問問實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祝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錢穀鞍勒馬醫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置張崇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通同議凡神農本草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論等又奏定新附

劉翰涪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初關獻賴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令體治世集二十卷太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鴻臚寺丞奉太皇太后命求治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散大夫乾德初命太常寺考較輪船醫官藝術以翰爲最細其業不惰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錢所在厨厨食遺問問實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祝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錢穀鞍勒馬醫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置張崇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通同議凡神農本草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論等又奏定新附

一百三十三種既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寇崇祥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其類不一百藥即辨本草序其錄晉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五篇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唐則考彼功用為之注釋列為七卷兩圖行焉遂明自唐則加學校撰錄八百味添注為二十卷不經清切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則載歷年祀又踰四百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關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承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晁子昂傳其說為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皆附虎頭骨之下天河地漿膏水也亦在草部今皆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名胡桐淚改從於木類藥類亦木也玉石品而改焉伏質寶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補附於果實食鹽附於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鴛鴦蔡嬰陸英薔薇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而較之辨其虛否至如突爾自書說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根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勝數下採衆議定為印板乃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其形體謬誤而辨之者著為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為今按義既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為醫官使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為翰林醫官使再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為疾詔醫官使往視之輸還言遇必慶既而即死生貴受和州團練副使攝拱初起為尚藥奉御淳化元年復為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為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進子惟濟入朝惟濟成疾懷隱隱之初太宗在藩邸日多留意醫術兼家方千餘首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使各名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希賢官陳照等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合錢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昭選北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為景州刺史後舉家陷吳丹父知崑崙身踰萬里居洛陽嘗經方名藥之術又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借來京師名以醫術稱知自化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奏國長公疾有薦焉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為醫學再加尚藥奉御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以通補慎舉主簿通書羅力無疾詔下日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脈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嫂史部令史張崇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術之乃請檢上書告白化福滯禁中高及節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其駭聞自化微思執御史府州之皆無狀新元輔於太平三年交游非就趙初進王元份首首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遂都上以自化居人醫之長不當復為請求令樞密院召自化或之雅王堯生治無狀降為副使二年復舊官是冬辛酉五十七道表以所撰四時養顏書為獻真宗改調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頗喜為高士其既即州也有漢河詩集五卷宋自李若拙為之序又嘗讀古方以方技至貴者為名醫醫秩傳

馮文智并州人其方技為業太平興國中詣都白陳召試補醫學加學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通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律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節即疾文智診察獲愈即報表為之賜緡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愈加尚藥奉御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醫官副使視沙建隆以來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自陸隆以有特德者趨之如鶩其有疾必遣內侍挾醫視視聖中由神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真臣領領皆合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祇候察視將士暑月即合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使坐閱兵有破金瘡者即合醫官處亦咸平中有軍士營中流矢自頰貫耳醫不能取醫官聞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傑出上嘉其能命賜緡又有醫士劉贊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贊最從太祖征晉陽斃矢貫左髀徽不出故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贊視視醫醫傳以藥出之步履如故疑其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贊之妙馮贊白金選醫官

沙門洪太本姓藍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逾年十三諸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已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中詔醫官方洪錄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即洪溫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聖曆左街開僧錄洪逾九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召洪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又有盧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蘇王元份入被疾召赴闕上則元份已

豐法堅復歸山而卒蘇澄澄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書諭旨歷請奉天福中繼有明命並辭疾不至關運未契時丹白欲立求有名稱得道者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曰馮道李松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公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召問之太祖曰京師建隆觀想得有道之士居之師聖辭命命尊懷士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強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間日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即賢於足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其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疑神太和昔黃帝唐堯克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為道士特齊成水利儀尤為精至嘗隱山山谷谷密通陳博所居與博齊名少微志尚清潔博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水官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菜年百餘歲成強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父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兩芝芝為獻留數日道還山七年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扶巷秀以醫為業一人狀貌魁十三疾其父抱請書自觀道引之後焉一人名狀貌魁倫道氣吾將收發辟白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委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見人教以篆書數百字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為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精術素之術委發轉使揚郡訪其行述麻侍武自老召還待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某者本軍軍成豐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教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抱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與人間無異他日既而不至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琴竽聲聚聚於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視抱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民驚若若俄頃自是不喜飲食凡火化者未嘗屛口茹甘菊栢菓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

頗成篇亦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稍仰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居天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

出遵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

領他區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眾工維而上已

視之右手虎口鐵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化之事

而西途解釋大節智者有辭口徑入蕃中說結異

楚行開封降城人少通四聲字里人聊隱師事行里

診日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手以為不可諸黃

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瘵瘵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

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信德洪董道達言商

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宗同管勾司天

謂醫書子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

醫言胎且墮乙日娠者五載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

觀漢津本蜀惠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長號李八百

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

病不得進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者難辨數萬言偶

其月偏補之何必墮乙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悖而

身高度之說謂人主嘉賦與眾眾請以帝指三節三寸

謂書不顧迫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亮贈丹陽郡王

以療百疾者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官術脫執其奇偶

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為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聞

而京師之說謂人主嘉賦與眾眾請以帝指三節三寸

僧懷丙真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楮木

求診者為僻野舍居之親視軒窗藥物必愈而後遣其

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未年學理浸刻知不可為召

陰陽數術多奇中書所知日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

王老志瀋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賂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鐘離先生也子之丹服之而往途妻于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大僕卿王賈以其名聞召至京師詔于蔡京第營紙書一封至帝所徵宗詠讀乃告歲秋中與喬太守如燕好之詩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生喬太守從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間如市京慮大甚願以爲戒老志亦嘗與乃泰紫絕之曹徽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難壽時帝下思所以微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可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漢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輔未達時父爲臨泉令問勳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輔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畧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徵書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早禱雨每進小黃門持紙求仔昔晝日又至忽棄符其上乃細書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歎祝爲宮如療赤日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園象徵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傲復又少學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已聞殆若童奴又欲奪道主皆宗已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不其徒日上蔡遇寬人其後淮南寬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嘗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苦之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徵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曰稽顙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補爲文華吏盛章王革爲園苑寶華吏鄭居申童貫及諸巨閥皆爲之各貴如劉氏方有龍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資無算建上清寶籙宮密運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善宮浸浸造爲青華正書臨壇壇及龍神祝安夜內宮之事假帝語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或衆其說妄擬不可究實質無所能解惟稱識五雷法召呼風霆問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秘錄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費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故愆其側而靈素并高正生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諷以資譏笑其徒美云玉食養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邸大夫十等有諸般侍晨校籍授經以擬符制

符票直開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威既而改其名稱冠服靈素益尊重升溫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沖和假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都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其徒步亂毒之死官和初都城西水造靈素狀房所怨始不軌毒于夜夫爭舉槌將擊之走而過皇太子弗欲避靈素素在京師四年志懷愈不悅道過皇太子弗欲避太子入詠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列州靈素之端本廢其居處過制罪罰置趙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禮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若目疾因醫不愈察聖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問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主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日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符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入祝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給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滿道隆典初道入朝高宗宗問之皆稱皇甫坦先而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王克明字彥昭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乏乳以粥養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自誦雜經索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鎮允求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難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除而後病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業之過在某某事當隨其事期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疾十年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妻妻病氣秘服服號呼詢曰克明視之時乘家方會食克明謂妻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牛碗團生薑調乳吞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常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熾炭燒地濕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鹿鹿谷過爲先非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詳吟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法後再從呂正已使金全接伴使忽被厄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活者幾萬人子蓋赴其功克明力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使向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然勃克明避事生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累與五年 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名何氏淮陽軍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漢江官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候若狂者身衣白襦覆巾食于市夜止天慶觀

久而衣益散以莎紙之管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費錢問休咎問不啻中會有者乞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驚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慕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跳笑來叩者訊之曰蘇人地語其故不肯言并道以語內侍賢后及太子薨帝泣內侍進前勉釋帝道前夢帝適覺然而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愾愾仙頰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賫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因仰有外夷有日印有月不須問之去使若歸矣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饈餉之每舍于通衢連飽而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十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于僂善一戒偶踰期衆咸訝而誦道人亟起于臥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梁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年七歲病甚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刻即休符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即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識也然其術率驗慶慶間遊吳興與鄰里角聲驚曰且父且有雙士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嵩之書褒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開者驚異人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鶴喚令之曰來日哺時常有寶物至明日日李全果以玉柱舍爲寶嵩之又嘗得李全徽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兩劉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律著朝神互有麻襪宋祿其始終乎後爲嵩之所忌誅以他罪貶死遠郡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二百二十一
外戚上
杜審琦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賀令圖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劉文裕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郭崇仁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柴宗慶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崇之崇厚得祿不界事權然

而一失其取猶有肺腑之憂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間有文武才請皆擢而用之姑勢犯法繩以重刑亦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母后之賢自有以制其戚里歟外戚傳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其次審玉次審瑗次審肇次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任後唐爲其軍指揮使天成二年卒年三十五審玉前一年卒年二十二太祖聞贈審琦左神武軍大將軍以其子彥超爲西京作坊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審瑗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二年拜左領軍衛將軍三年與其弟審肇審進召召赴開閣閣或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三年以本官權判右金吾街仗事四年春秋卒年七十一太祖爲廢朝三日發京成服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諡恭愍審瑗性醇質在公畏慎宿衛勸導謹密巡京邑里閭清肅人皆稱之景德三年春加贈審瑗太傅妻吳氏陳留郡太夫人是秋改葬陪陵又贈審瑗太師中書令彥超
審肇建隆三年起家授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致仕賜第於京師黃德初領維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左衛上將軍仍致仕三年起爲右武衛上將軍俄出知瀘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都府乃命封上中姚忽通判州事以右之未幾河大決東海于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之不時上遣使案鞠遂論懲都民田罹水冤官歸第俄復舊官令致仕特以瀘州刺史月奉優給之七年卒年七十二太祖廢朝二日素服發哀贈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諡忠誠中使喪事景德三年加贈太傅妻劉氏東海郡太夫人彥超至南作坊使
審進建隆三年起家授右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元年領賓州刺史二年知陝州三年改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加本軍節度太祖郊祀西洛審進來朝頒資甚厚太宗嗣位加檢校太傅太平興國二年會許昌裔判州制使給使開關失事上訴詔召送李幹制之幹因上言請支都不得隸藩鎮皆得專從三年秋以審進妻卒廢朝十一月郊禮周加檢校太尉四年上親征河東審進與嵐州團練使周承魯德州刺史孫方進成州刺史慕容福起皆言上願率所部擊太原上以審進青年不許五年來朝是歲契丹寇遼出師捍禦上幸大名勞軍留審進督巡都邑肅然六年復歸陝州其妻後俱甚盛其年加檢校太師九年夏上以審進年高不當預以勳勞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上親耕籍田審進預其禮恩賜彌渥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七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二百二十一
外戚上
杜審琦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賀令圖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劉文裕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郭崇仁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柴宗慶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二百二十一
外戚上
杜審琦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賀令圖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劉文裕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郭崇仁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柴宗慶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孫守榮

悉以其罪之文裕後遷軍器庫使四年車駕征太原
命文裕與通事舍人王佖分兵控石嶺關六文裕與
刺史明年為高陽關都監會英將萬餘騎入文裕與
將軍進擊鄂之雅熙初從屯三交加順州團練使
會李繼遷率折遇也寇邊初詔田仁嗣與王佖等討之
仁嗣坐運糧命文裕代仁嗣繼遷等遁去從潘美北征
坐陷失墜將楊業削配隸登州事其業傳成餘上知
業之陷由王佖召文裕還俄起為右領軍衛大將軍領
軍部置節度使封其母清河郡夫人賜紫冠霞帔長其
弟文質殿直諭文裕還容州觀察使出為鎮州兵馬
部節度使元卒於屯所年四十五甚悼惜贈昭遠
軍節度使命使護喪歸葬京師弟文高至供奉官開門
祇候文質至內國使連州刺史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四世祖贊將州刺史會祖孫繼不
仕祖延慶右職衛將軍父通未嘗禁旅從潘美征廣
南又累戰北面積勞至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史太
平與國中冠驪太原卒于師贈瀘州防禦使長女為真
宗德妃加贈定國節度使中大夫中祥符五年德妃
正位中宮又贈維嶽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延慶節
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通未與軍節度兼中書令追封會祖
母龐氏徐國太夫人初通之卒空京城西天禧二年詔
贈太師尚書令諡武懿七月遣昇王府諡諡參軍張士
遜具由簿改吹改葬于祥符即原皇后親臨奠奠宗
御製祭文置室生石美即后之兄也初事真宗于潘郎
以謹力被親信即位補三班奉職再遷右侍崇寧中
傅潛失律流州擇美監軍及徙潘頴州又為自京至
陳顛巡檢石保吉在陳州大治廩舍修城壁不以閭閻
奴輩假成擾民嘗有言者遣美廉其狀美曰保吉世受
國恩雖高貴列藩調營緒過度抽於祿下誠或有之自
餘保無他患上意乃解歸朝充開封祿候大中祥符二
年護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從嘉州士卒有病皆給
醫藥親察視撫循之召還改內殿崇班提點在京倉場
東西八作司以舉職間遷洛苑副使八年預修大內以
勞改南作坊使同勾當皇城司天禧初遷洛苑使領勁
州刺史與周懷政職職改姦恣未嘗阿附懷政改左
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偵邏者多不替更易美籍
分番大均使焉上屢欲委之兵柄以皇后惡諷放中輟
者數四三年授龍圖閣直學士領州州防禦使
改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加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太尉節德軍節度銀其子從德供
備庫使從廣內殿崇班旁親遷補者數人追封美亡妻
宋氏河南郡夫人仁宗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贈雜
鎮守軍節度兼侍中延慶建雄軍節度兼中書令通彭
城郡王曾祖母宋氏陳國太夫人祖母元氏衛國太夫

人母龐氏鄆國太夫人美亦贈侍中天聖二年郊祀加
贈維嶽信軍節度兼中書令延慶鎮安軍節度兼中
書令通鄆王宋氏楚國太夫人元氏韓國太夫人龐氏
魏國太夫人五年再郊又贈維嶽天平軍節度中書令
兼尚書令延慶彰化軍節度許國公通開府儀同三司
魏王宋氏安國太夫人元氏齊國太夫人龐氏晉國太
夫人

從德和州刺史從廣內殿承制有翼知通者即通之友
巧也亦贈節制尉其妻追封南安郡君從德子復本父
美卒年十四自殿直遷至供奉官副使弟從德是成始
生亦補西頭供奉官遷內殿崇班太后臨朝從德以崇
儀使拜恩州刺史改和州又遷德商團練使出知嘉
州改恩州兵馬都總管知州從德商團練使無才能特以
外家故恩寵無比其在衛州縣吏李照輔者善事從德
乃為其才於朝太后喜曰兒能為士知所以為矣侯印
罷熙寧州官從事鄭耀因緣從德亦罷美官從德妻嘉
州王蒙正女也蒙正家豪右以厚賂結納至郎官為郡
守既而從德病召還道卒年二十四贈保寧軍節度使
封榮國公諡懷康太后悲悼之尤甚錄內外國戚門人
及僮隸數十人從德甥特置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趙
國夫人錢氏人從德子集賢校理及蒙正皆遵二官
尚書屯田員外郎戴融曾佐從德衛州以為三司度支
判官御史曹偁古楊偕郭勳推直官段士連上疏論之
皆坐貶于承

從廣字景元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家
入于太后崩葬拜崇州團練使娶荆王元儼女為涪州
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官待罪行間不能
扞患靈場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嘉納之為舉
收都監改副使從廣自為防禦使十年不遷特拜宣州
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知涪州潭水溢
從廣穿墻故梁以殺水勢溶人使之徙邢州籍邢軍人
罷老者聽引子弟自代者為令召還復領三班院出知
襄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營贈昭慶軍節度
使諡良惠從廣性謹防閑喜交士大夫時稱頌之

承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使
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誤投金杯瑤津亭下戲
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承年一躍持之而出帝稱其首曰
奇童子也常置內中十二年詔聽出外累遷鳳州團練
使為鳳州都監鄧道山等為盜示年密遣壯士夜渡賊
殺其凶賊二十餘人眾遂散逃鈴韓代還召見問破賊
狀擢幹辦皇城司改軍州團練使承年軍路總管契丹
遣使來請帝繪像運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志夜取
巨石塞驛門皆皆悉承年素有手擲象之契丹驚以為
神出知涪州帝賜詩寵之郡兵歲以香藥為折支三
司不時致致振武辛奉騎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

給諫諫諫不遜承年召至庭下數其罪斬為首二人餘
不敢動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為言
者所論而簽知代契丹取西山積木積十餘里軍載相
屬於路前守不敢退承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
稱善契丹移檄稱縱火盜承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
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帝嘗問策對台言書忠
孝字以賜英宗立還沂州防禦使復知代州歷步軍馬
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王師征安南承
年請先士卒度富良江取賦以獻不許還邑州觀察使
步軍副都總管使守崇寧軍節度使使使出居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其家本明州娶劉美女初
補越州上虞尉改秘書省書寫郎知明州郡縣人為刑
部書寫郎太后臨朝還光祿寺丞項之擢秘閣校理同
判太常禮院再遷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院以太常
丞直史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擢能開閣待制三承充
近職非故事也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能開閣直學士同
知審官院劉從德卒遺表季良遷二官辭不就而請以
其子直方為館閣讀書會江南早出為安撫使再遷兵
部郎中太后崩擢宣州防禦使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諷
言季良傲侍得官降屯衛將軍濠州安置問府劾奏
季良宜立奪此官從之請免承年復言季良自陳
以地給還歲餘徙高州致仕還京承年季良因保以進
無他行能任禮院嘗建言攝制事官致齋三日無供帳
飲食非所以重兩事也自是翰林儀鸞司供帳大官給
食於祠所云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淳化四年補
左班殿直東頭供奉官開門祇候契丹入寇密詔
諭河北諸將還奏稱古累遷崇仁副使兼開門通事舍
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再遷官地使昭州團
練使丁母憂起復去權將軍拜解州團練使改昭州團
捧日天武四兩都指揮使解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
軍副都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禦使卒贈崇仁
節度觀察留後崇仁雖外戚初未嘗過推恩澤其為
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嘗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
性慎靜不樂外官也

楊景宗字正臣惠皇太后從父弟少補無賴客京
師以罪黜逐遠遊意惠人為美人奉補茶酒遊戲
侍罪監內頭供奉官開門祇候生事降左侍禁州兵
馬都監未久復官舉東萊州刺史使惠皇太后后進崇
儀使領連州刺史揚州兵馬都監承義奉州刺史徙
滑州鈴轄運舒州團練使為兵馬總管章惠利遷成州
防禦使坐入臨皇儀殿被酒誅出為章州總管改天
雄軍副都總管時昌夷節守親常以官屬禮物成之而
景宗肆志不悅遂以不法奏貶齊州都監徙衛州又徙
鄭州鈴轄還同勾當景靈宮官提舉四園苑章獻章懿

二后升附太廟帝命章惠故特拜景宗徐州觀察使給
留後奉逾年領軍頭引見可出知磁州為建軍節度
觀察留後知潞州給節度使奉領皇城司衛士入禁
中謀為亂既徐州觀察使知濟州還提舉萬壽觀復建
寧軍留後復領軍頭引見又坐從卒王安挾刀入皇城
論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起為汝州鈴轄祀明堂
章惠願遷所改官求為節度副使曰景宗性貪虐老
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為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
苑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
封忠肅王起徙在滑州官殿至顯官歷所至為
母欲酒景宗雖書其戒亦右項之輒復醉其奉爵亦酌
費無餘始卒相丁謂方盛築第致致坊景宗為役卒負
十第中後謂敗仁宗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符惟忠字正臣彥卿曾孫也以外祖母賢瑋大長公主
廢為三班奉職後擢開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
司使寇賊繼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史率率論以自盜惟
忠爭曰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
八百即當坐徒矣咸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
當辨非抗也城倉穀息開力所賦課以已西樂
當辨非抗也城倉穀息開力所賦課以已西樂
主簿梁崇甫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
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既而而果以賊敗時吳季為
長尉尉惟忠厚遇李自府其薦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
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來樓鎮鎮濬龍村置一斗
門殺水勢以接鄭河河自是無復有水害陝西用兵
除澄原路兵馬鈴轄兼知涇州三司使罷奉州都大
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為渠有廣狹若水固而行緩則沙
伏而不利于舟楫請即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為不使
復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開門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
副官弼往報使還開門使至武強縣疽發背卒贈客省
使料州防禦使

崇宗慶字天福大名入祖萬錫鎮守軍節度使父宗亮
太子中舍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其行為萬錫
子拜左衛將軍都督鎮守州刺史再錫卒真拜東
州防禦使改復州舊制諸公主皆雜質務市物宗慶
遺家僮自外州出炭所過免算至則盡當之復市於務
中自是認雜質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復記份陰為行宮
四面都巡檢連州真內觀察使又自陝西陝西木村木
今豫都所處過泉州宮內觀察使曰詭改西陝木村木
至復節節既而河東提點糾劾宗慶私使人入市馬不
輸稅貨不問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歷拜彰德軍節
度使仁宗即位徙靜難軍又徙永濟彰德軍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從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陳州潞州
後判鄭州以綜節部撥民召還奉朝請成減公用貧回

宋 史 列 傳